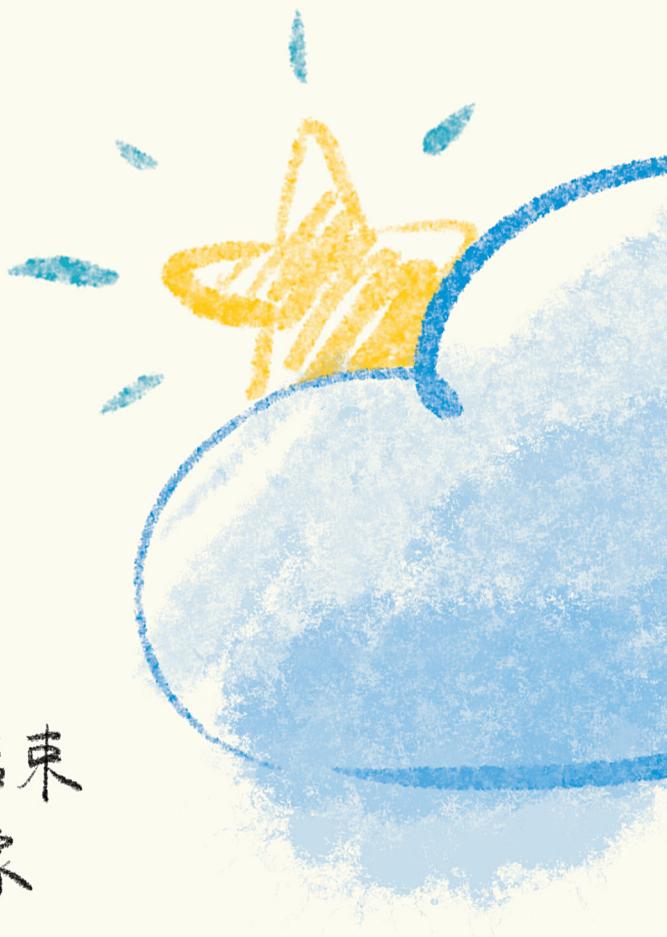


等到夏天結束
我們就搬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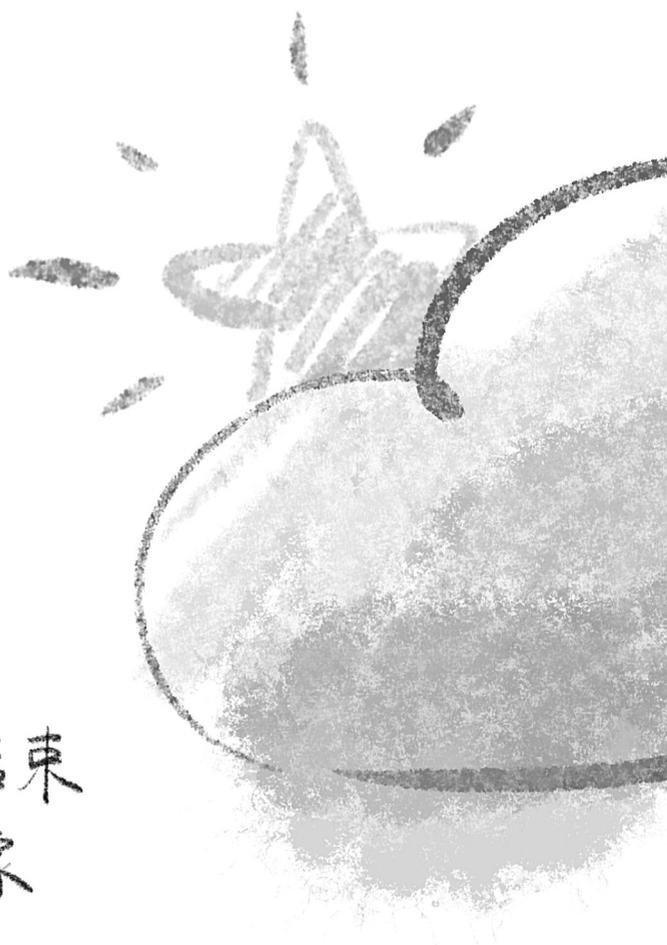
cobalt



等到夏天結束
我們就搬家



cobalt



目錄

序	1
夏	
治愈	2
懷舊	14
西瓜	17
天色	20
架空	22
話語和生活的流動	25
今年的夏天結束了	30
無題	32
音	
太陽熊	36
漫長的告別	40

很久很久以前，地球也有雷雨嗎	48
如何分享音樂？	50
關於憤怒	52
Keith Jarrett 採訪	53
音樂是什麼	55
音樂的本質	59
數字	
小序章	62
一起來玩吧！	65
像紙一樣 Be Paper	67
關於 Apple 的隨筆	70
夢	
睡夢中的面容	76
睡夢 (一)	78
找夢	80
找夢 (二)	82

在無限長的夜晚遊歷整個城市	84
雲兒和茉莉	85

世界

碎碎念：父權制	90
消失的怪獸	91
繃帶	93
日曆里二〇二〇年不見了	95
橋	96
拜託了，別走	98

夜

懷舊的未來	102
小空間	103
碎碎念	104
碎碎念：孤獨感	105
黑暗的空隙	106
沖涼房的水聲	107

箱

解脫和禁錮的張力	109
無題（二）	111
意義	113
夏天和夢	118
後記	121

序

van

一

可是，人們什麼時候會像做卡片索引那樣寫書呢？

——《單行道》，瓦爾特·班雅明

要是直書植字機就好惹，但或許只是在癡人說夢。

——托托

我們努力圖認識的對象和實際認識的對象之間，總是橫陳著一道深淵，無論用怎樣長的尺都無法完全測量其深度。我這裡所能夠書寫出來的，不過是一覽表而已。既非小說、文學，又不是藝術，只是正中畫有一條直線的一本記事簿。

——《且聽風吟》，村上春樹

本書應該被如何理解尚是一個艱難的問題，倒不如說本書的存在就建基於艱難的自我理解之上。不僅僅是作者的自我理解，而且是文本的自我理解。這一效果歸功於作者置身事外的態度。「關於憤怒」一文裡，作者按照個人興趣將憤怒分為「強力的」和「混沌的」兩類，其共同點在於憤怒從「體內一絲一縷地引導出來」，人們「目瞪口呆地仰望著它」。作者將自己的情緒引導出身體，拆卸成大量客觀的殘片，用收藏者的熱情收集在這本書裡。這些殘片尚待拯救，與其說是作者將這種被拯救的希望組織起來，倒不如說是這些文本希望被拯救，從而透過作者的手將自己組織在一起。

所以在這本書裡，你可以發現什麼呢？也許能發現一段音樂。「夏」是全書的引導，你在作者的帶領下進入一個私人的夏天。「夏」描繪的不是自然的季節，而是身體的季節，作者觀察身體的季節就如同觀察世界的季節一樣自然。裏面有議論、念頭、情緒、濕氣（還有西瓜）。夏天的中心活動是「懷舊」，對舊之懷一方面意味著「錯過、佚失、不正確」，一方面意味著躍入過去，將舊物變成可用的資源。「夢」是一段間奏。間奏並非不重要，因為在這本書裡

滿是間奏。對於作者來說，間奏的過渡性是休閒的好時候，而休閒是作者的永恆主題之一：「我在溪邊找到一塊比較乾淨的大石頭，在上面坐下來，閉上眼睛開始聆聽蟬聲。」「箱」是全書的尾聲，呈現為一張記載關鍵詞和文段的小卡片。讀者可試圖將其理解成作者最柔軟的寄宿處。其作為本書的總結和終點，是作者最私人、最秘密、最柔軟的知識結構，但是卻保持著概念之間客觀的緊張關係。「音」是作者思考的方法論，這來源與她的一個重要發現：觀察從體內抽出的情緒，它們竟然在像音樂一樣運作！因此，作者像理解音樂一樣理解情緒，像創造音樂一樣書寫文字。閱讀本書的小小貼土是，用耳朵聽。你能否聽到那一點點潮濕的、南方的聲音？

四

本序言因此可以是一份樂評。我面對的這首音樂是以收藏家的風範寫就，其中包含了我所未見的勇氣。作者這位收藏家將自我情緒放在一個客觀的觀察場所加以研究和熱愛，其所收藏之物充斥著無調性與不和諧。要誠實面對無調性的自我是需要魄力的，她的專注使她在不同的程度上發現了自我的本質——記憶、過去、氣味、夏天、虛擬、孤獨的夜晚。這是一場從自我意識的邊緣向中心的私人真理突進的過程，這一過程甚至是跌跌撞撞的。作者有意讓自己保持在一種迷茫的氛圍中，從而反對等級、典範等一系列堅固的東西。這些堅固的東西然而是在柔軟的泥土之上，作者這棵細心的樹慢慢地、在堅固之物內部生長。

五

除了柔軟的大地，本書不也收到了星星的祝福嗎？如果有批評者將這本書斥為混亂的青年筆記，就彷彿一個無知的人在指責星星的混亂。作者很喜歡觀察夜空，探討星星的篇章主要在日記紀錄的「風物」中。一種解讀是，本書是作者的星圖。每一篇章都是一個星座，更亮的星星是激動的情緒，更黯淡的星星是寧靜的思想。許許多多的星座群組成了宇宙，在不同星座的互動中，星星不是僵死的，而是運動的。有的星星在緩慢的運動，有的在加速、不斷地加速。這是思想的速度，最快速的思想寓居於作者的憤怒之中。作者在憤怒中要處理的主題是：如何儘快、儘快脫離這否定性的現實，到達那個純粹的宇宙之中。

六

你感受過憤怒嗎？好，那你感受過一株植物的憤怒嗎？一株細心的樹會如何表達自己的憤怒？大致就會像這本書一樣。這本書不僅是音樂，也是樂器，還是音樂家。總體說來，她是一個憤怒的生命，在有序和無序的兩極之間憤怒，在父權與虛無的兩極之間憤怒。在憤怒之中，我相信作者在期待一種幸福，一種自身與憤怒合而為一，不再有自我的幸福。在那個時刻，彷彿整個星空都在和她一起憤怒，這無疑是一種至福。

七

以上的論斷，大多是我在與作者的交往中她親口承認或者非親口承認的。七是作者最喜歡的數字，這是作者本人親口與我承認的。那天，和她說起要寫這篇序，那時候她正在研磨咖啡豆。我一邊看一邊想，序言的第七張卡片，我要用以說明直書的必要性。村上春樹說，他的寫作只是「正中畫有一條直線的一本記事簿」，那麼直書則讓每一行文字變成了一條直線。文字變成了自己的深淵，隔開的是現實和過去。就像扔進研磨機裡的咖啡豆，作者把文字用直排機器切碎，輔以憤怒的熱水，溫柔的手法，經由讀者品嚐之後，會釋出怎樣的風味呢？

二〇二三年八月三十日

Chapter 1

なつ

夏 T
Y

haa⁶

治癒

之前聽心理醫生這麼說，「心理障礙的『康復』是可能的，而且大多數人都可以正常康復。但這個康復並不意味著負面情緒消失了，而是說它依然在那裡，但已經對你沒有什麼影響了。」我越來越能理解這句話了。以前有些避諱「解決心理問題」、「消除焦慮」、「消除抑鬱」這些說法，因為我認為這樣說，對於那些正深受其擾的人來說是一種二次傷害——這些情緒問題對於正常人來說不難解決，但對於她們來說能否解決仍是個未知數。

不過現在我似乎慢慢接受了這些說法。我意識到在某種意義上，它們或許真的可以「解決」。對於我來說，解決它的關鍵在於理解情緒。這種理解意味著把它們放在一個更大的語境當中：一方面是溯源，沿著時間軸理解情緒，它們猶如根系一般千絲萬縷地根植在我的土壤當中。一方面是丈量，丈量尺度和關係，拿著尺子不斷確認和外界人事物之間的距離。這兩個動作有一個共同的母題，就是認識自己。

孤島

這些話對一年前的我說，想必其不會完全理解。治癒心理疾病是一個我從未經歷過的慢性

過程，慢到讓我失去任何預測的可能性。如此這般，在時間的孤島上與過去和將來失聯。

不過也正因如此，我有無數的機會接觸自己的負面情緒。孤島上，除了那片黑壓壓的森林我無處可去。黯淡無光、錯綜複雜的樹叢里，一次次迷失方向；慢慢地，漸漸習慣它們的造訪；然後熟悉；再然後「放棄抵抗」。在這個過程中，人不得不陷入盲目而無力的狀況，因為只要有任何「事情一定會很快好起來」的希望，必定伴隨著相應程度的失望。

我開始漸漸放棄抵抗它們，轉而嘗試接納它們。是啊，但凡互聯網上、暢銷書里，跟心理上上關係的大概都會這麼說，但這件事可能是可遇不可求的吧。刻意去做的話，只會助長希望和失望的惡性循環。但實際上，這又是不得不經歷的事情。這麼說來，就有種注定的意味，治癒是耐受的過程，必須一遍遍經歷，從掙扎開始，到接納結束。

當然，這個過程還遠遠不會結束，接納負面情緒只是認識自己的開始。我想，心理疾病對我來說或許是注定的，治癒它的過程必然要經歷，這個過程就是我成長的一部分。不過話說回來，太肯定它或者太否定它都有失偏頗。我希望能平靜地看待它，就像我希望平靜地看待所有事情一樣，讓它成為我的一部分。

信號

與以前相比，我從來不像現在這樣瞭解自己的情緒。但這句話也可以反過來講，我從來沒有意識到我這麼不瞭解自己的情緒。瞭解自己的情緒是瞭解自己的開始，像是古老洞穴前雜

草叢生的入口。情緒總是無聲地講述著許許多多的事情，但只有它的主人能決定聽不聽。「放棄抵抗」和接納負面情緒之後，更重要的是觀照它們。

但是怎麼觀照呢？情緒對人來說意味著什麼？這種問題就像「藝術品對人來說意味著什麼」一樣，不可能有標準解讀。甚至「解讀情緒」這個動作本身講起來就有些不平常。人像一個容器，情緒從我們體內流過。容器本身只能感受其中的湧動，如果要觀照它，必須要升高一個維度才行，或者說就是要切換一個（元）視角看自己才行。慢慢地我發現「怎樣處理和情緒之間的關係」其實是個重要的話題。

如果，從（我不太喜歡的）科學主義視角出發，在進化心理學的角度來說，情緒被認為是人類在進化過程中為了應對外界各種情況產生的心理機制。大部分的情緒可能並不受高級大腦皮層管制，而是更多地由邊緣系統管制。這麼說來，很多古老的情緒反應遺傳到現代，已經不具備當初的環境條件了。

比如說，人在進食的時候會感到很安心。在原始時期，人類歷經重重艱險才能找到食物，進食的時候終於可以稍微放鬆警惕。並且充足的能量來源意味著接下來一段時間不必為食物發愁了。這可能就是現代人喜歡用食物來治癒負面情緒的淵源。再比如說，原始人類和很多動物一樣，集群中有著權力結構，不得不在遼闊而危險的森林裡互幫互助，但也不得不相互競爭。這可能是人的自尊心、防衛心、焦慮、嫉妒之類感情的緣起吧。

這樣的看法令人討厭之處在於它「還原」了情緒的意義。食物讓人愉快，是生活中幸福感的重要源泉。如果只是把享用食物的快樂，歸結於我們曾經如何披荊斬棘尋找食物，那就很

沒意思了。因為讓情緒流經我們很重要，全身心地感受情緒很重要。但是另一方面，這種進化心理學的看法有一個好處，它啟發我們「情緒是一種需要」。就像餓的感覺對應著「到吃飯的時間了」，每種情緒也都對應著心靈的某種需要。就像是心中的燈塔發出一陣信號，告訴自己此時需要休息、玩樂、安靜、喧鬧，或是安慰、體貼、關愛、同情、認可、贊美。

這種信號很重要，卻很微弱。但它並不小聲，只是我們很難用需求的眼光去看待它。這樣的眼光稍稍升高了維度，讓我們能夠看到情緒本身的流動。更重要的是，與自己面對面，側耳傾聽自己的聲音。

潮汐

最近學到一個英文單詞叫做“reframe”，意思是把圖畫或照片重新裱框，延伸出來的意思是重新形成（表達）話語（看法，計劃）。這個詞很能形象地傳達我的意思——重新對自己闡釋自己的想法。情緒實際上和想法是分不開的。很多時候情緒的反應太快了，以至於背後的想法難以被察覺。它們越是固執地粘在後腦勺，情緒越是勢不可擋。這是「認知行為療法」里很重要的觀點。

「重新闡釋」這個動作的力量是非常強大的，它讓我真正感覺到想法的相對性。那些緊緊地粘在後腦勺上的想法，真的有那麼固執嗎？對錯之別，真的有那麼關鍵嗎？當我在某個想法中不停掙扎的時候，偶爾會很驚奇地發現，嘗試跳出對立

Right or wrong, no difference.
(On, Inner Song, Kelly Lee Owens)

的一瞬間，所有掙扎都悄然地倏忽不見。那個瞬間，我看待自己的眼光和看待世界的眼光，都好像潮汐一樣慢慢發生位移。我眯著眼睛看著世界，同時也看著自己，總感覺奇怪的重量從身上蒸發了，換來一種奇特的驚詫。

不過情緒和想法有著相當的引力，那些奇怪的重量經常會不知不覺地造訪。但確實如友人所說，世界的構造、自我的構造，沒有什麼是理所當然的。時刻提醒自己這一點很重要。那些焦慮，或許並沒有緊緊地粘附在我身上，而是我緊緊地追隨著它們。誰知道呢？

撿拾

認識到想法的相對性是很有好處的，至少能夠讓人變得更加謙虛一些。但這種想法稍有不慎確實容易陷入相對主義的困境。在我再也不敢強烈地斷言些什麼的時候，我自身在我眼前也漸漸地模糊了起來。

然而自我的主體性對我來說無比重要，它或許是我的基調。從以前到現在，我喜歡的事情、珍視的事情，似乎都繞著這顆恆星轉動。我會花相當多的時間和精力，去把散落在各處的自我撿拾起來，就像收集貝殼一樣，整理好放在家中的木架子里。

從三年前開始，「找不到自己了」成為最困擾我的事情。這種說法不甚具體，甚至會讓聽者覺得有些荒唐。但是深陷其中的時候，很難找到更貼切的形容來描述那個狀態。海邊淺淺的白色瓷盤上覆蓋著一層沙，海風吹過四處紛飛。追逐那些無形的沙礫，即使是徒勞。

溯源

自我的慢慢流失就如此前所述：

記憶里充滿了黑色的「斷片」，那些想到就會下意识回避的片段。以至於心也相應地產生斷片，變得不完整起來。任何事情都在呼嘯的風中鬆動搖曳，原本的樣子模糊不清，只能在破碎的鏡子面前觸碰自己。

不過，現在我漸漸發覺，自己的內核也許並沒有多少變化，而是身邊的人事、周遭的環境在慢慢發生變化。發覺這一點能夠給我不少慰藉，但我仍需要時間去慢慢確認它。我經歷著很多從未經歷的事情，經歷著很多從未感受的情感。而我的適應力太差，是一個（遲遲沒能）幡然醒悟的高中生。周遭世界的參考系飛快地前進，不一會兒就把我拋到後頭。瞬間，失去了任何距離量度的我不安地張望，徘徊不定又躊躇不前。直到最後，不得不在夜深人靜之時揭開自己幼稚的傷疤。

是呢，人生令人失望的一點，就是它如此地緘默。它把我留在夜空之下的荒野，讓我思考想做什麼樣的人、過什麼樣的生活。（或者很可能它根本沒想讓我意識到自己的處境。）

不過發覺了「比起說是自己變了，更像是環境在變」是好事情。找不到自己的感覺之所以如此強烈，是因為參考系出錯了。越是堅信現在的自己與以前不同，就越是禁閉在空無一物

的空間當中，失去對外界和自己的認知。「找不到自己」的假設和「尋找自己」的行為相互加強，一個可怕的正反饋。如果真的要去尋找自己，就要跳出循環，把自己的情緒放在更大的語境下理解才行。（雖然說跳出循環之前，好像必須要被困在裡面。）

更大的語境首先是時間的尺度。我嘗試填補記憶中的那些黑色「斷片」，嘗試循著那些紛亂的負面情緒，看它們如何植根在我的土壤當中。很多時候，雖然它們以很多不同的面目出現，但似乎始終與某些不變的中心相關——高敏感、低自尊，害怕衝突、害怕批評、害怕讓別人失望，缺愛、無價值感、不安全感，性別身份張力，總是在意別人的目光、想要證明自己優秀，之類。

或許這些是糟糕的缺點，但它們是我的一部分，而且是內核很深很深的一部分。它們或許從兒時起就一點一點刻在了我身上。看到這一點很重要。因為這些特質對於自己來說，與其說是缺點，不如說是創傷。這裡沒有周遭對我的影響，只有我和我的關係。沒有人能治癒我的創傷，我也無法希冀誰來治癒它們。逆著時間線溯源，同時也是逆著視線向內心深處探索。是和解、接納，和愛。

一次次看見自己，沒有比這更重要的事情了。

丈量

關於好的文章，哈特費爾德這樣寫道：

「從事寫文章這一作業，首先要確認自己同周遭事物之間的距離，所需要的不是感性，而是尺度。」（《心情愉悅有何不好》，一九三六年）

於是我一手拿尺，開始惶惶不安地張望周圍的世界。[...]

我們要力圖認識的對象和實際認識的對象之間，總是橫陳著一道深淵，無論用怎樣長的尺都無法完全測量其深度。我這裡所能夠書寫出來的，不過是一覽表而已。既非小說、文學，又不是藝術，只是正中畫有一條直線的一本記事簿。若說教訓，倒也許多有一點。

——《且聽風吟》，村上春樹，一九七九年（林少華譯本）

（注：哈特費爾德是作者虛構出來的一個美國作者。）

溯源是沿著時間維度認識自己的方式，而丈量則是沿著空間維度審視自己的方式。初中看到村上春樹所說的「尺度」時懵懵懂懂，但這個詞所帶有的特殊空間感和象徵性讓我默默記了下來。之後偶爾記起，默默思考一番，似乎愈發覺得正確。於是到後來也成了我理解自己和世界的方式。

人生在世無論如何都在不斷丈量著自己和外界的距離。距離一方面意味著具體的關係：與人的關係、與物品的關係、與群體的關係；另一方面也意味著抽象的關係：與社會的關係、與國家的關係、與世界的關係，諸如此類。自我是如何得以成為自我，如何與外界劃分為不同的部分，如何恰當地維持其獨立性的呢？丈量與外界的尺度，實際上也是在丈量自身的位置，確認自己的身份。價值感、認同感、歸屬感、安全感，人在確認自我的過程中期望著達

到這些基本的心理需求。但這往往非常困難。不僅僅困難，還可能事與願違——想要確認自我、建立關係，最終自我卻不斷流失。

誠然，人需要確認自我、建立關係，但我優柔寡斷的性格，現在只能小心翼翼地丈量周遭的尺度。尤其是在陷入相對主義的困境時，確認自我變得更加困難。潮汐的相位發生位移，世界在加速疏離，空氣在變得稀薄，一切都好像在搖顫。這樣的迷茫或許是周遭世界的參考系極速變化的緣故，或許是從高中生向社會人轉變的必經過程。徬徨不安地向外張望只會加劇掙扎的迷茫。向內的眼睛也許能夠提供我所需要的內在

力量，我也許應該認真聽從它的指引。

所幸的是我學得了些教訓，能夠記錄在小小的記事簿上，那就是與人的關係。與人的關係是人生中最為重要的課題之一。人帶著既定的思維、情緒、溝通模式與人相處，這些是難以自覺、難以改變的，尤其是對於親密之人。壞的模式刻入語言、刻入生活、刻入血脈、刻入文化。當一切以荊棘的形態錯雜將我包圍其中，雙方的心意也被勢不可擋的噪音淹沒其中，扭曲、混沌、破壞。無數無足輕重的小惡，話語編織著黑色的網袋。包括破碎的透明水晶，發紅的手心裡熱烈的冰渣，關進冰箱里的沈默。

不得不去丈量自己與別人的距離（在自己已經流失的情

*Head and heart in unison
We can't go forward
Can only love as deeply as you see yourself
And you don't see me
And so let go of the hope
That it could be
So this is how it must go
And now I am moving on
(On, Inner Song, Kelly Lee Owens)*

況下），反思那些既定的模式。情緒是信號，觀念隨潮汐不停漲落，從不止息。自我散落在沙灘上，我沿著河流原路返回。重要的是呼吸，當與人的距離允許流暢的呼吸，距離就是合適的。這樣的距離可以培養一面鏡子，因為你（我）從我（你）當中看到自己。

現代

難以捉摸的尺度是與世界的距離。近來越發感覺到情緒的「實用性」。壓力和放鬆之間的輪轉，一天天日程的循環。我發現自己不得不磨練對於無聊的耐受性，以及迅速的情緒切換和掌控力——結束負重工作之後迅速恢復到平靜狀態，再從中隨時切換到工作狀態。我似乎正在學習一些情緒「技能」。這個詞組讓我覺得魔幻，因為它無比現代。現代是爆炸和日常的分裂，意義和無聊的撕扯，絕望和極樂的完美融合。而我們到底站在什麼地方？從歷史而來的召喚，走向未來的末日和烏托邦。中間橫著巨大的深淵，包裹在一杯可樂濺出來的氣泡里。而在這顆飄忽不定的氣泡里，我如何看見自己？

這是一座理應不存在的城市，一個由商業集團和犯罪帝國控制的逃稅天堂。

在這個地方，為了管控所有人，每個人都必須接受納米機器注射。在居民之上還有白騎士團，他們是確保這腐敗政府的法律得到保障的衛道士。

各種形式的殘暴不過是這座城市的日常生活的剪影。弱勢群體的生活品質正在以驚人的速

度下降。對於大多數人來說，這種生活令人難以接受。他們之中一些人全身心投入到他們的工作、家庭或者學習中逃避現實。另外一些則想方設法逃離這個地方，還有剩下的那些……他們選擇了放棄。但同樣對於很多人而言，他們的答案就沈在酒杯的底部。

——《VA-11 Hall-A: 賽博朋克酒保行動》官方中文版，開場白

重塑

「孤島、信號、潮汐、撿拾、溯源、丈量、現代」，各種意向好像並不能夠線性地組織在一起，而是反復地出現，互相鉤連在一起。詳細敘述的段落並不一定是最重的，簡短的段落卻可能更壓手。面對冗雜的心緒，我只能像醫生寫就診記錄那樣將所有看到的記錄下來。因為寫字能夠有效地緩解我的不安

A city that shouldn't exist. A tax haven where corporations and criminal empires reign supreme.

In this place, all human life has been infected with nanomachines to keep them in check. Over them stand the White Knights, who ensure that a corrupt government's laws are obeyed.

Here, brutality in all its forms is an everyday reality. The quality of life for the non-powerful decreases at an alarming rate.

For many, this can be overwhelming. Some devote themselves to their jobs, their families, or even their studies. Some look for ways to escape this place, and others... just give up.

But for many of them, the answer lies at the bottom of a glass.

(VA-11 Hall-A: Cyberpunk Bartender Action, Intro)

全感，與收藏一樣，也是將東西組織、整理、保存在一個恰當的地方。但這樣的慾望總是難以實現，越是想要以實體的方式收藏自己的心緒，心緒的狀態就越顯露無疑——混亂而難以安定。在不同的時間地點，以不同心境執筆，文字也會帶著不同的狀態。於是文字也漂浮不定，總是顯得佶屈聱牙。但我想盡量遵照朋友所教導的「文貴形似」之原則。總之費盡心機將它們從心中取出，妥善放置在架子之上，保持原始粗放的狀態亦可。至少這麼做，是推動著自己去更深地挖掘自己。感受到其中流動的內在力量即是寶貴之處。

但過分的反思與我而言可能是致命的缺點。耽於沈思是危險的。行動力和決斷十分重要。此外還有謙遜和豁達。治癒除了看見自己之外，需要重塑自己。心的力量很強大，如果接受鍛鍊的話，便可相應發揮出來。

但其實我不會喜歡給文章留下務實而樂觀的結尾，也沒有得出結論的必要。治癒的過程是痛苦的，同時痛苦和混沌也包含著愉悅和寧靜。二十歲的兩個夏天之間，我注視著什麼東西的生長，我側耳傾聽著各種聲音。沒有任何東西宣告結束，也沒有任何東西宣告開始。蟬聲仍然滲透在陽光里，述說著輪回的故事。

二〇二一年八月十日

懷舊

除了治癒之外，我的生活還有另一個母題——懷舊。每每假期將盡，懷舊就伴隨著一層悲傷感襲來。很多記憶的畫幀重疊著，構成抽象的懷舊感。包括小學的那些無所事事和興趣盎然的週末，出去玩回來之後隨意躺在床上安靜的半夢半醒，廚房和陽台傳來的模糊的氣味和聲音。中學的那些悵惘和沈迷於各種事物的週末，放學之後四處遊蕩的下午，若干個注視夕照和晚霞的傍晚，以及由空調、陽光和自由構成的暑假。

其實很早我就知道，懷舊並非針對特定的「舊」，假期臨盡的悵然也並非只是不想上學。尤其是暑假，既有假期又有夏天，它是我所有懷舊意象最好的集合體。懷舊不僅僅是我所經歷過的生活，它從我所喜歡的音樂、書、動畫和遊戲當中汲取養分。所以它常常瀰漫著一股海風的味道，在某個海邊城鎮的防波堤上。或者是城市公園旁獨居的公寓里，整整齊齊的廚房和溫暖安心的臥室。

至少在當前的世界線來說，那些都是不存在的懷舊。但這就是懷舊的關鍵，也是“nostalgic future”這個詞組的原因。無論是「舊」還是“future”，都喪失了時間維度，只保留著延綿的情感空間。人是會改動記憶的，回憶常常會被美化。所以懷舊即使是對於確切存在過的事物，也難說是字面意思的懷念過去。可以說這樣的懷舊是一種想象，無論是對記憶的重新詮

釋，還是遊蕩在架空世界里，編織不存在的故事線。

懷舊是一種依戀、期待，或者常說的寄託。不存在的想象中的戀人、家、生活、城市，都是懷舊的一種。懷舊的本質是人所需要的期待和寄託。但這樣說的話，其實換成什麼詞語都沒有關係，只不過我喜歡懷舊這個詞。正如配著茶的小小的茶點，咖啡中香甜的味道，酒里微妙的香氣。它們是人生的比喻，或者說人生是它們的比喻。它們給人以期待和安心感。

說到這裡懷舊已經說完了，但還想寫點什麼。我喜歡整理和清潔東西。整理家裡的東西、清潔身體，同樣給我十足的安心感。但很多東西是難以整理的，比如一段聲音給我的震顫，一幅畫面在腦中的殘影。還有心中的思緒，以及隨著時間像潮汐一樣起伏伏的情緒，這些就更不用說了。但人的文明會盡一切努力去整理，正如我現在正在摸索著心中的枝蔓，用古老的文字記錄下來。藝術正是源自於這樣的慾望，這樣的慾望就是對可以期待、可以懷念的事物的寄託。

關於懷舊的時間尺度，一段人生大約只能容納幾個週期。人日常生活中能夠思考的，只是短短的一段切線而已。我常常發現自己只能說出好或壞，喜歡或不喜歡。而我所寄託的事物、我的情緒空間、我的人生週期，真的能被我認識到嗎？也許不能吧，但我讓自己生活在好天氣和壞天氣之間，喜歡和討厭之間，就像生活在淡淡的茶和甜甜的茶點之間。

高三的時候意識到很快我的人生將要失去「暑假」，於是寫了一篇隨筆叫做《沒有暑假的後半生》。現在「暑假」已經被抽象成了什麼東西，在這個寒假快要結束的時候，以某種開始的

形式蔓延開來。

二〇二二年二月十二日

西瓜

房間里好暗。我起身下床拉開一手掌寬的窗簾，於是窗外的晴天悄悄爬進了房間。

我眯著眼睛注視著窗外，打量今天的天氣如何。其實沒必要看，只是一個跟昨天和明天一樣夏日。看了一會兒，我坐回床上，又陷入了半夢半醒的狀態。

意識里傳來蟬鳴。是夢里還是夢外也說不清，反正只是沒睡醒。我低頭等自己醒來，時間慢慢流逝。

晴天很好，但我也喜歡陰天。所以有好些晴天里，我故意把窗簾拉得剩下一條縫，讓房子的光線陰暗起來，隨之空氣也變得陰暗起來。陰暗裡不只是藍色，整個藍色系深深淺淺的各種顏色都有。不過當然不止這些。

我把雙腳放在木地板上，掂量一會兒房間里的冷氣。然後起身走到窗簾前面。我尤其喜歡用皮膚感受木的觸感，涼爽中藏著溫暖。

在把窗簾拉上之前，我撐著窗框向窗外張望。家的東面是一個小公園，早上不會有什麼人。像巨人一樣高的常綠喬木在草地上拉出長長的影子，樹下一位粉紅色衣著的老婦人牽著一隻白狗。

看罷，我把窗簾拉剩一條縫。

走出房間，茶几上擺著一盤切到一半的西瓜。我歪著頭看著西瓜。昨天傍晚從超市買來，洗過澡後切到一半，還沒來得及吃，就順手放在茶几上去睡覺了。呃，我暗想，難道昨晚喝醉了嗎。

我盯著這盤西瓜看。紅色的汁水從瓜瓢往外流淌，流到水果刀的刀刃上。房子裡的陰翳給西瓜的汁水抹上了暗沉且微妙的質感。像是暗紅色、深紅色，但又發出著某種輕飄飄的光澤。表面如同結了霜，把手伸過去說不定還會感到一股冷氣。西瓜靜靜地躺在那裡，汁水不再流淌了，似乎與房子裡陰暗的空氣達成默契，一同沈默著。

我想象著一口咬下西瓜，清脆的聲音，濃縮著甘甜的香味的聲音。然後紅色的汁水不動聲色地從嘴邊向下巴游過去，再滑到脖頸。不過我現在不想吃西瓜。而是很想用相機把這盤西瓜拍下來。

把西瓜拍下來。連同拉長的時間、陰翳的空氣和夏日清晨的氣味。對，就是現在這個時間點。過去不會再有，未來不會再來。必須是現在。

然而我遲疑了。拍下來，這之後呢？手裡已經抓住了相機，但是這個問題不得不讓我停下。按下快門後五十毫秒傳感器接受信息，兩百毫秒處理器處理完畢，五百毫秒數據寫入儲存卡。這也就是說，我在不到一秒的時間內把「一些東西」，轉化成了不折不扣的數據，可以保存一萬年的比特位。

然而，我在想，「這些東西」到底是什麼呢？到底是什麼呢，拉長的時間嗎，陰翳的空氣嗎，夏日清晨的氣味嗎？還是只是西瓜而已？

我昏了過去。

夏天的風吹拂著窗簾，藍色的陰翳在色譜上層層展開。我看到了晶瑩剔透的西瓜，像埋在晨曦中的寶藏。蟬鳴從頭上大片大片地蓋下來，彈珠汽水透明的氣泡嗞啦啦響。

我只是在想象西瓜。從實物到數據是一次架空跳躍。而我從架空的哪裡，到哪裡的架空，要做幾次跳躍呢？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天色

夏天晴朗時的天空總讓人感覺異常開闊。不像秋天有時陰沈的天空，感覺厚厚一層密閉地包裹著我；夏天的天空真的好高好遠。也許是因為雲，夏天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雲，就如同海面上航行的船一樣。天上有它們悠然地（或者急匆匆地）航行著，也就暗示著世界可能存在著更寬廣的目的地吧。

自然非常美麗，當然這句話小學生也知道。但我總覺得我現在比起小學生時候的我更認同這句話。有時候很想要追尋某些意義，卻發現自己的生活其實只是由那些瞬間構成：為好看的藍天單純地高興、為突如其來的晚霞跑去拍照。一些場景、質地、聲音、氣味，和懷舊的未來。

想到夏天的開始，即使身體還殘留著不安和焦慮的餘音，但在濕潤的傍晚空氣中，我聞到「想要去生活」的關於可能性的安然氣味。我感覺到一些轉機，讓我從沒有定准的價值和低落的不安中解放出來。生活實際上沒有那麼地糾纏。因為很多事情本來就是如此，比如雲的形狀、蟬的聲音、樹木的氣味，就是身體的一部分。

我一直追求的東西，說不定就是愛。愛是什麼呢，我只有身體上的記憶，用言語一時難以

描述。但我還是會一直追求它。愛在未來嗎？它卻讓我不停懷舊。

二〇二二年七月八日

架空

夜幕降臨，人們逐漸睡去，城市才能夠從平日的喧鬧中脫身，得以片刻的喘息。老舊樣式的大樓比平日更顯蒼老，蜷伏在冰涼的土地上休憩。街上保留著為數不多的人造燈光，交通燈的閃爍映照在那些光溜溜的建築外牆上，每閃一下，大樓就被撼動一次。平日里，它們的面容有那麼脆弱嗎？如果它們有這樣的自覺，或許不至於看上去如此落魄。微不足道的人造燈光在此刻顯得特別溫暖，惺惺相惜地撫摸著它們的外殼。

依稀的車流為了填補此間的寂寞偶爾緩緩滑過，由於太慢讓人看不出它們的駛向。不過夜城無所謂寂寞不寂寞，它們只是沒有目的地存在著，咀嚼著永遠用不完的時間。

我總是尋找什麼東西。實際上那些東西不一定存在，只管憑依著心裡印象去找就足夠了，我是這麼想的。不過最近，要找什麼東西也漸漸淡忘了。

紋絲不動的水面很罕見，或多或少讓人覺得有種不真實感。水面映照著雲的游動軌跡，流逝的速度與時間相仿。周圍是素淨的暗灰色岩石路面，中間最寬，左右兩邊各有一列正方形水池，似乎看不到盡頭。這裡的一切都彷彿處於世界盡頭，又像是世界伊始。不過，嚴絲合縫的石磚，四周作為圍欄的光學玻璃，讓人覺得這裡比起過去更像是未來。

後方有一個大型裝置，材質大概是混凝土，呈螺旋形的牆面從外到里越來越高。走到最中

間，四周被高高的牆圍住，地面上有一個跟外面差不多的圓形水池。水池底部放滿了暗灰色的橢圓形石頭。從牆體投下的日光正好在水面中央形成一個光斑。

這裡好像完全沒有有機物，氣氛瀰漫著難以言喻的宗教感。天色將暗，涼意不經意間降臨。落日的橙色漸漸浸染整片天空，這應該是一天當中唯一引人注目的顏色。

停滯感。我周圍的人和事物好像都在運動著，而我似乎掉落到一個沒有名字的洞裡面。可能是時間的洞，也可能是空間的洞。

想象力猶如被弄濕的墨跡模糊地洩開。可能性被太大的風吹散成了沙灘。情緒握在手裡分不清輕重，沒有實感。應該是因為重力太小了，或者某處的相位發生偏移。但是尋找原因這件事已經不再吸引我。

無邊無際的草地溫暖地包裹著小小的身體。樹林的氣息乘著新鮮的空氣飄散過來，讓人感覺無比安心。太陽高高地照著，蟬吵鬧地叫著。汗水思念冰塊的味道，睡夢中時間彷彿靜止。被某個人理解和接納。停滯感。

迷失在架空世界的盡頭。停滯感。
迷失？我注視著夜城裡依稀的車流，它們為了填補此間的寂寞偶爾緩緩滑過，由於太慢讓人看不出它們的駛向。它們從不迷失，因為在夜晚城市沈靜的呼吸聲中，它們咀嚼著永遠用

不完的時間。

二〇二二年二月三日

話語和生活的流動

我覺得我並不是一個很會說話的人，這意味著即使心裡有很多想說的，也很難傳達出來。我發現我的每個朋友都至少有一部分跟我相像，但是還是有一些不像。那些不像的似乎是很重要的部分，但我也說不上來。說話時常常需要確證某些東西，比如說我常常發現我想要確證自己是一個優秀的人，或者是一個特別的人，或者僅僅只是想要得到對方的認同。但我發現這些最終都不能成為我所關注的母題。因為說不出來的時候就只能跟自己說，這樣一來就沒有所謂優秀，所謂特別。但是還是有認同，自己的認同。但我發現這種認同，仍然還是被那樣的話語影響著——是不是優秀或特別。人似乎常常通過評判外界事物來確證自己所處之處，身邊的人、發生的事、身處之地之類。雖然說人到底能不能通過評判外在來確證自己，這一點還不能確定。但是人好像總是這樣，也挺自然的。我們通過選擇自己的生活、居所、身邊的人等等，來建造自己。當不能選擇的時候，就通過評判，來嘗試建造自己。

最近我越來越多思考關於生活的事情。而且我有一種感覺，好像每一天都在重新理解以往覺得理所當然或者熟視無睹的事物。與此同時，我每一天仍然在沒什麼頭緒地思考著要過怎樣的生活，有時是未來的生活，有時是今天的生活。我隱約感覺自己不斷地學到一些東西，有時候會有些自滿。不過就像上面說的那樣，這些學到的東西我還是說不上來。所以我有點

討厭自己自滿，於是我決定慢慢改掉這個習慣。其實稍微想一下，就知道其實還有很多東西可以學。這一點挺開心的。

還有一個感覺，與「特別」相反，我慢慢感覺人們有很多相同點。尤其是在播客之類的地方聽到一些比我年紀稍長的人聊天，或是在書里會看到資歷比我長很多的人的思考和創作，我會感覺，「噢，原來大家都會經歷同樣的生活」。我感覺這是一種挺有力的確證，會讓我覺得我的世界被打開了，我有很多可學的，有很多可生活的。這樣一來，我似乎沒有必要成為優秀和特別的人了。如果我能更加發展這種心情的話就好了。不過總是會有張力，生活會讓我不對很多東西，讓我看到張力。如果我能一直認真地去傾聽它在說什麼，我就是在認真的生活。不過沒人知道我在不在認真生活。所以我還是要認真生活，因為我喜歡這種感覺。

在這樣的心情當中，我學到一些東西。或者應該說，我感受到一些東西。（雖然說我的感受肯定還會隨著閱歷和年齡不斷發展。）我感受到為什麼藝術家要做藝術，感受到音樂裡面在說什麼，感受到為什麼要有新聞、歷史，為什麼要學語文，感受到自己的狀態和模式，感受到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感受到生活之下的流動，感受到聲音，感受到洗澡、睡覺、起床、吃飯。其實應該是我感受的方式發生變化了，因為我整個人也在變化當中。但是如果被問到，我肯定還是說不上來。不過正好，因為我不說出來，我想感受到什麼就可以感受到什麼。我可以花很多時間進去，只要我有耐心。我不需要做結論，我可以告訴自己這是真的，過一會兒又說這是假的。

不過我發現我還有很多尚未感受到的東西，我很想知道。或者說我能感受到它輪廓的一條

線，一個觸角，或者只有一些回音。比如說，人在和別人相處的時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我常常很在意，一次對話，它究竟要往哪個方向流去呢？經常這樣一想，我就說不好話了。說話人在企求什麼，聽話人是否又在企求什麼，有時候是比較清楚，但更多時候是模糊不清的。如果不僅僅是一次對話，而是一整個關係，一整個生活，它是什麼形狀，要去哪裡，什麼顏色，什麼材質，什麼味道，我能好好用手抓住它嗎，我能聽見它嗎？這種事情想多了也很難得出答案。

所以我常常想要回到一些更真實的東西上去。比如說窗外的聲音和風景。我有時覺得窗外或者馬路上的聲音也是我的音樂。特別是夏天夜晚的那些，就更不用說了，那是我全年都期待著去聽的東西。還有天空的顏色，我一直很著迷。天空的顏色一天中的變化，非常微妙，它影響著影子的長度，陰影和高光的顏色。這樣一來視野里的東西全部都會發生變化，接著，我發現我的情感也會跟著變化。尤其是早晨和傍晚，眼前的景色不經意間就會發生巨大而微妙的變化，這是一天當中人的情緒最敏感的時候。還有敏感的時候就是入夜之時。夜晚的聲音和味道一直是我心愛的。我想應該是這些事物包含著生活的流動，所以我喜歡它們。

我常常想當一個藝術家，或者一個創作東西的人。我也不知道這個想法是什麼時候成形的，也許是很早之前，也許是最近幾年，特別是遭遇了心理狀態的變數之後。不過「家」這個詞就太大了，總是想，我能做出影響別人的東西出來嗎，我能做出有意義的、特別的東西出來嗎？就像第一段說的那樣，這似乎也不是我想要的話語。我想創作一些屬於自己的東西。但是是以什麼形式，有什麼內容，我也還說不上來。反過來說，我不想當一個藝術家。因為我

只是有這麼一些想法，只是目前我感覺這個詞可能可以套上去，所以套上去了。而這個詞很可能也不是我想要的話語。那麼我想要的是什麼呢？這是生活讓我面對的張力之一。也是它在讓我知道有很多可學的（可感受的）、可生活的東西。

說白了，音樂是語言的一種。因為一切都是語言，一切都是話語——我最近是這麼想的來著。每個東西都在說些什麼東西，如果我聽得懂那個語言的話；每個東西都不在說什麼東西，如果我聽不懂那個語言的話。語言可以轉譯、解讀、誤解、活用、改造。可以具象也可以抽象，可以明指也可以暗喻。可以說給某個人聽，說給一顆行星上的一棵樹聽，也可以不說給任何東西聽。當然也可以說給自己聽。不是說聽懂就是語言的目標，語言沒有標明就是用來交流的東西。

這樣說的話，那說話的意義是什麼呢？這也是我尚未感受到的東西之一。我現在寫字，也是說話的一種。做這件事的意義，我也說不上來。我摸得到一點點文章的流動，從我的一些念頭出發，以往的感受像支流一樣錯落地併入河道，逐漸攀上崎嶇的山丘，然後去哪裡呢？我想也許不去哪裡吧。或者我以後會知道。語言大概就是人很重要的一部分，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不是為了確證什麼東西而說。但也確證了一些東西。我想從山丘上下去，回到潺湲的上游，在稀薄的夜裡撫摸生活的流動。我還有好多東西可以感受，可以生活。我或許當不成「藝術家」，或許摸不著很多東西，但我仍然在感受著很多東西，心愛著很多東西，以一種我說不上來的方式。這是生活的本質嗎？生活就像一個泉眼不斷湧出很多泉水，還是說只是一個沒有頭也沒有尾，最終發現連形狀和味道也沒有的流動呢？我也說不上來。但我還挺

喜歡的。而且我發現，回到上游之後，它似乎不在之前的那個地方了，但它仍然在夜色之中往空氣的縫隙中流去。

二〇二二年三月八日

今年的夏天結束了

今年的夏天結束了，來年再見吧。

暑假轉眼間就過去了，沒有什麼實感。不可避免還是要經歷強烈的懷念感啊。還記得暑假剛開始的那天傍晚風的味道。果然開始的心情和結束的心情是一體兩面吧。

其實，對我而言休息到底是什麼呢？是一些幻想中的東西也說不定吧。也許其中之一是「無聊」。我們感受無聊和時間的器官或許已經鈍化了。我想要對假期的記憶里，充滿一些發呆的時間、自言自語的時間、注視著天空和城市的時間……

時間很奇怪，我喜歡的事物似乎總是存在於過去和未來當中。大概是因為過去和未來都是可以幻想的。我不斷地像摺紙一樣折著時間，從幻想的一個個夏天和架空世界當中，折疊到不知不覺的日常里。

果然還是有點懷念假期。但到底是在懷念什麼呢，我也不知道。時間真是神奇的東西。單一個「現在」遠遠沒有用盡它的全部潛能，每次回憶也許都相當於再次經歷那段時間。

藝術就是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利用這一點，去創造一些原本不存在的潛能時間吧。因為生活是需要想象力的，或者說，生活就是在想象。照片是我的記錄，那些定格下來的影像，是潛

能時間的入口之一。

二〇二二年九月十日

無題

假期也沒有像本以為的那樣，恢復到一種放鬆而充實、有更多靈感的狀態。這同樣也是一種試錯吧，需要成長的地方無處不在，我需要虛心和靜心。首先是會跟很多朋友見面，這當然是很開心啦，但是感覺心裡還是會有一些濫用這種聯繫。戀愛中也是容易同樣地延伸到一種不滿足的感覺當中去，就會陷入一種無法滿足又不知何處可去的狀態。跟以前一樣，老朋友。其次就是沮喪，不論是學習、工作還是創作，仍然是有些心煩意亂。沒有傾聽和處理好內心的糾結和矛盾，自然不會做好。

是的呢，本來以為自己已經懂得很多道理了，但其實會發現還沒明白的事情更加多，這其實是自然。很需要退後一步想一想，尤其是在發現自己堅持著某些原則生活，但仔細一想裡面又沒有什麼實質內容的時候。很可能只是根據以往的經驗按部就班地活下去而已（雖然說這也是很正常啦）。不論什麼時候，情緒的潮汐仍然在漲退，黑暗的空虛的空間仍然散髮著引力，慾望仍然在徘徊不定。而這樣的徘徊看不到盡頭。如果只是站在原地望著不存在的盡頭，就會陷入焦慮。不過好的事情是，從這樣的黑暗生長出來的，就是在生命中順應河流，把握住內心的力量感。這是我所學到的東西。

黑暗、未知和神秘是世界的重要組成部分。迷茫、矛盾、空虛將是我的土壤。我從生活和

音樂當中學到了很多（不過仍然是滄海一粟）。事實上是很多難以名狀的東西，比如黑暗和光亮，和諧與緊張，流動和張力。我學會一點一點打開感官去生活。這樣一來，就像在夜晚抬頭看星星那樣，一點一點發現到以往沒有注意到的光亮。關鍵在於傾聽，打開而不是封閉。還需要更加豎起耳朵傾聽才行。閉上眼睛，深呼吸，聽。

我的生活也許需要某些具有引力的東西。首先是一些孤獨，善意的、自斟自飲的孤獨，黑暗的房间中燭光映上臉頰，在過往和未來的懷舊中游走的孤獨。它會帶來安靜，帶來清明。其次是一些日常，最好是養成一些習慣，帶著一種自如的自制。恰當的生活軌跡可以帶來安心感，也可以省去一部分徘徊的時間。最後是不必明晰和不必虔誠的信仰。最近總是在思考著「想要做什麼」和「對我來說有意義的是什麼」這類事情。小心地丈量著我與周遭的距離，懷疑著這樣的思考方式是否是對的，擔心著真誠是否會成為我的阿喀琉斯之踵。然而，可以說，其實還遠遠不夠，想要真誠和意義感就要更加往彼處遁去；也可以說，不需要特地追尋著某物而生活，只要我信仰著，自有方向指引我去處。

我想我漸漸不再羞於覺得，我想要以藝術的方式生活。因為感官是打開的，心靈是真誠的，生活是混沌但充滿引力的，意義是無處不在又無處可尋的。

二〇二二年二月一日

Chapter 2

おと

音

ー
ら

jam¹

太陽熊

Sun Bear Concerts 是1976年11月Keith Jarrett 在日本的鋼琴獨奏會巡演的錄音專輯。在兩個星期內，他在日本進行了八場獨奏會，這張專輯收錄了其中的五場，分別是在京都、大阪、名古屋、東京和札幌。每場演奏會都由上下兩部分組成，每部分是四十分鐘左右的無間斷鋼琴即興。加上三首 *encore*，這張專輯的時長達到六個半小時。這張專輯1978年由ECM (Edition of Contemporary Music) 唱片公司發行，有6CD和10LP (黑膠唱片) 兩個版本。

一直在考慮這張專輯對我來說是一個什麼樣的存在。如果哪一天流落到某個無人島，只能帶上一件東西的話，可能就是這張專輯了吧（暫且不說無人島上有沒有播放器，不過Nook商店偶爾也會賣的）。回想起來，開始聽Keith Jarrett 純屬巧合，到現在還清楚的記得，大概是讀初二的暑假，網易雲FM給我推送了他1975年德國科隆演奏會Köln Concert。當時第一遍聽沒太在意，不過聽完之後隱約覺得在意識中留下了某種特別的感覺，於是倒回去又聽了一遍（如果沒有倒回去的話會怎麼樣呢）。當時覺得幾十分鐘的鋼琴即興非常稀奇，不拘一格又渾然天成的流動感，清亮的音色，壓倒性的情緒，強烈地撞擊著我的心靈。於是從那時起就開始沈迷起Keith Jarrett 的鋼琴獨奏。偷偷地帶音質不怎麼樣的MP3到學校睡前聽

（學校里不准帶電子設備，當時果然是年輕啦）。閉著眼睛感受琴聲的殘響，想象著回蕩著那種琴聲的空間形態，這種感覺同夏天雷雨的感觸一起，成為了我青春期的基調。

後來找到 Sun Bear Concerts，這張六個半小時的超長專輯也自然成為了我的寶藏。從那時候起，每隔一段時間我都聽這張專輯。有時候是完整地全部聽下來，有時候是時不時聽一小部分。每次聽到喜歡的段落，都會情不自禁地想要告訴別人「世界上有這樣的音樂啊！」。但是這樣的音樂是很難分享的，時長是一個問題，而且琴聲的情緒也是無法言喻地晦澀，無法說出讓人一目瞭然的推薦理由。於是只能像在人跡罕至的森林里發現了寶石那樣，獨自珍藏起來。就這樣，一直聽到了現在。我想這可能是我會花一生的時間聽的專輯。

琴聲的殘響不是比喻，那裡的混響有種別處沒有的質感。就像削暗的高光（用照片編輯軟件的曲線工具把亮調部分調暗），高音部分略微過飽和，似乎可以摸到即將消逝的聲音上面的顆粒感。雖然說可能跟當時的錄音器材或者場地有關係，可能是年代的瑕疵也說不定。那種殘響具有攝走魂魄的能力，把我帶到一個時間和空間性質都異常模糊的地方，貌似是遠古，但又不可思議地瀰漫著未來感，喚起心中對某種沒有名字的事物的懷念，以及植根於原始性的孤獨。要說的話，可能與杉本博司的這兩張照片有共通之處。

從聽他的即興開始，我對音樂的認知似乎一點點地發生著改變。它很難說屬於任何一個流派（genre）。「實驗」這個標籤根本貼不上去。「爵士」的話也勉強強強，只是因為他是一個爵士鋼琴手。實際上無論用什麼現有的音樂框架限定這種音樂都會顯得不合時宜。另外，連續長時間的即興獨奏這種音樂形式，在這個世界上應該算是很稀少的吧。這些形式上的特別

之處，確實讓我開闢了對音樂的想象空間。但是，對他的音樂來說，這些倒是極次要的。

在他長時間的即興當中，湧動著一股純粹且原始的音樂「流」。那是赤裸裸的，剝除掉任何不必要之形式之後，樂音和精神的統一。既沒有演奏者對樂音的操縱，也沒有樂音當中承載的情緒性信息，也正如前面所說，沒有任何目的性的框架。不過到這種地步，談論音樂的形式和本質也變得失去了意義。容器和內容混為一體。你可以指認某個和弦，某個音階，也可以指認某種精神內核（如果語言允許這麼做的話），但那其實都是一個東西，即聲音本身。聲音與它所帶來的心靈震顫，在這種音樂流當中，也實則混為一體，歸於原始。這種音樂之流，與音樂最初誕生之時相同。當原始人類使用動物皮和骨製作的打擊樂器，以此作為通靈和祭奠的儀式，在遼遠的熱帶草原釋放出最初的樂音，那種聲音也曾如此給人帶來靈性上的共鳴。

那種聲音是通透的。與其說是聲音通透，不如說是聲音解放了精神，讓它前往最原始的，卻未曾抵達之所。在那種聲音里，我感到情緒的疆域如此地遼闊，以至於讓我懷疑，那些不可名狀的情緒能否被稱之為情緒，只能用「心靈的震顫」來稱呼它們。不過這種原初的震顫，對於我來說並不是中性的。那裡總是瀰漫著孤獨和豁達、懷舊和迷惘，遠古的山脈延綿不斷，億萬年前日落的光線透過人造玻璃，灑下世界盡頭城市的骸骨。我不得不思考自己在其中究竟處於什麼樣的位置。但無論如何思考都難以思考清楚，如此這般我被這股震顫遺留在了未

名之地。

二〇二二年一月十一日

漫長的告別

高三上學期的期末考試結束之後，我們得留在學校里繼續學習。那段時間對我來說不是什麼平靜和愉快的日子。考試之後，大家或許忙著在對答案，或許忙著在準備寒假的復習。我就像在潛意識里刻意逃避那樣，開始研究一些別的東西——用微分方程解物理學中含有非線性元件的電路相關問題。那真是糟糕的逃避，因為我對物理也沒有那麼感興趣，我只是著迷於蘑菇帝國充滿自賞味道的吉他音色，想知道它們到底是怎麼製作出來的。

那段時間，週末沒法回家的日子裡，我偶爾會坐在教室旁邊的頂樓樓梯間，聽第一張EP《ロンググッドバイ (Long Goodbye)》里的《海と花束》。那首曲子裡，佐藤唱完最後一段副歌的最後一句「ただそれだけなんだよ（只是如此而已）」，あーちゃん奏完五聲音階的五個音之後，吉他的共鳴聲像海風一樣撲面而來。似乎是在b6和6之間的共鳴聲，讓人想起銅管的音色，廣闊的海灘上回蕩著佐藤製作的噪聲牆，共鳴聲在其中升起，之後又像輕輕嗚咽一樣回落。

它到底是怎麼發出來的？我很好奇。在如此濕潤的聲場里，近乎歇斯底里地重復著「 \sim 」的進行，與此相對，佐藤清澈得過分的聲音喃喃著，「きつともう会えないから（一定再也不會見面了吧）」。悵惘著，心焦著，無處呼喊也無從下手的感情，只能被我掩蓋在蹙腳的非線性

電路里。

藍天藍得過分

第一次聽蘑菇帝國的歌，是其出道專輯《渦になる》的第一首《WHIRLPOOL》。它是把我帶進日式搖滾（日式自賞）世界的一首歌。因為它的聲音和它的歌詞是那麼地相符，近乎完美地重合——充滿遼闊空間感的音牆，藍得泛著陽光的音色，主唱散髮著清澈少年感的聲線，以及樂隊全員の齊唱——正是歌詞所寫：

仰いだ青い空が青過ぎて

抬頭仰望，藍天藍得過分

把這句話重復了8遍的這首歌，我在熄燈之後的宿舍里躺在床上反復聽著，被コンの鼓點肆意擊打著，腦子一點點變空，身體飛往某個天空很藍的夏天。哪個夏天呢？夏天從樂曲開頭亂糟糟的電流聲的縫隙中傾瀉進來，從樂曲結尾遙遠處傳來最後一聲掃弦的余韻中流逝殆盡。是某個具體的夏天，還是抽象的夏天？是過去，現在，還是未來的？或是在時間軸上任意一處都找不到的，概念上的夏天？

但不管怎樣，夏天的天空是那麼那麼地藍，藍到攝人心魄。魂魄喪失之後，就只能窮其一

生不停地去尋找那個既是具體又是抽象的夏天。也許是早晨田徑場草地上，仍有霧氣味道的陽光。也許是午後登上小山丘，紛雜的樹冠中間敞露出一塊藍天。也許是傍晚塔台上，隔著發絲注視泛著晚霞的湖水。也許是夜晚防波堤上吹來的海風，溶解著清涼的月光。也許也許也。

那片足以包裹一切的音牆，就是我的情緒。在獨自一人的場所，我以半抽離式的視角看著它。音牆把伏息在我體內的情緒引導出來，擺在我的眼前。我只能靜靜地看著，無法動彈，驚訝著，困惑著，同時被溫暖地安撫著，或是歇斯底里地釋放著。它的混響製造著一片空間，我讓我在那片空間之中注視著自己，靜靜地看著巨大的感情洪流在其中湧動。但不會完全陷入其中，因為爆裂著的噪音之上，清澈的吟唱如夢幻泡影。它像鏡子一樣，映著我的同時，讓我意識到這片空間是多麼遼闊。這便是自賞的美妙之處所在。

夏天的影子

2016年8月27日，蘑菇帝國在東京日比谷野外大音樂堂舉行了演出「夏の影」，錄影包含在樂隊第五張專輯《愛のゆくえ》的DVD里，我在網絡上找到了翻錄。佐藤不是之前那個黑色短髮穿著衛衣的佐藤，而是染了一頭粉紅色加藍色挑染，扎起馬尾搭在左肩上，穿著一套十分惹眼的藍底金黃色植物花紋的寬松T恤和裙子。演出大概是在下雨的傍晚，天色逐漸暗淡下來，風不時拂動著佐藤的裙擺和舞台後方的幕布，舞台前方到處積著水，觀眾們穿著

雨衣佇立在舞台之下。加上藍綠色系搭配暖色系的圓點燈光，以及錄影里被削暗的高光，夏天的空氣彷彿撲面而來。無法區分呼吸中的，是蘑菇帝國的聲音滲透著夏天的味道，還是夏天的傍晚流淌著蘑菇帝國的音樂。

「真想去看看蘑菇帝國的演出」，我不止一次這麼想過。不過就跟很多無可奈何的事情一樣，蘑菇帝國目前已經休止活動了。會不會再重啓活動呢？這個問題已經沒有什麼意義了吧，也許我更適合深夜躲在自己的房間里聽錄音室專輯。因為被定格在唱片中的音軌，就像是被定格在某處的夏天一樣，擁有著相似的時空屬性。不過活動休止前的演出錄影打動了我。因為現場的混響效果與錄音室截然不同，抽象的音軌被帶到了一個具體的時空之中，我的幻想也連帶著，被帶到了那年8月東京日比谷野外大音樂堂下雨的傍晚。

我只能承認，我的 *nostalgia* 十分空虛，既不針對過去也不針對未來，只是在任一值得寄託情感之所空落落地游離。我總是沈溺於藍天、白雲之類的無意義事物，糾結於根本不存在的時間軸和自我。正因如此，我才會被滿溢著感情的蘑菇帝國所吸引。看錄影里四人恣意揮舞著頭髮，聽著極盡溫柔的噪音和鼓點，感受著巨大而無名的感情噴湧而出。

它們是什麼呢？從哪裡噴湧而出呢？它們代表著什麼，又意味著什麼呢？也許也沒有必要特地命名，世界上沒有辦法命名的東西實在太多太多了。如果非要稱呼的話，就叫做「20歲」好了。張揚和壓抑，歡愉和陣痛，衝刺和迷惘，成熟和幼稚，像棉線一樣錯雜交織，在心裡滋滋啦啦地發出線香花火的光芒。就像冰冷的湖底一塊流瀉著金光的石頭，光是看到它心裡就湧出一陣暖意。它是青春期的本體，是20歲的基調，我再也不想經歷一遍，但又懷著痛苦

難以割捨。

只不過，花火溫暖一陣子，就戛然而止。充滿張力的它們，最終也只不過是和世間萬物一樣，逃不過消逝的命運。這令我有些悲傷和迷惘，但這種悲傷和迷惘不像那些感情本身那樣強而有力，它只是默不作聲地包裹在我的日常周圍，從早上睜眼開始，到夜晚入睡結束。

這種悲傷是如此之平淡，以至於它只能以疲勞的形式出現在我的生活中。面對人、事、物所帶來的疲勞一點點積累。每天用力理解難以理解的世界，理解難以理解的自己。慢慢學會有規律地娛樂、放鬆，釋放壓力、緩解疲勞。但當疲勞無法訴諸於睡眠之時，它又會化身為悲傷浮出水面。於是我只能深夜的房間里，把這種悲傷小心地放置於轟鳴的噪音牆當中，期待著它一點一點地融化。與此同時，懷揣著不安的20歲即將結束，傳來關門的聲音。

音樂家

蘑菇帝國無限期休止活動的契機，是貝斯手谷口在迎來30歲人生轉折點時，考慮準備繼承家業、開啓新的生活。很多樂迷們說，蘑菇帝國的音樂自從第四張專輯《猫とアレギー》以來，為了迎合主流，自賞和後搖的味道越來越淡，編曲變得pop了起來。客觀上，蘑菇帝國的音樂風格確實在慢慢發生變化。我最喜歡的專輯也是2013年發佈的，自賞味最濃的第二張專輯《eureka》。但我並不認為風格的變化是「為了迎合主流」。聽音樂的人和製作音樂的人永遠隔了一個鴻溝，蘑菇帝國四人的生聽眾是無法揣度的。當我在音樂中尋找著注視

著自己的時候，她們也在音樂中建築著她們自己的人生。不管音樂對於我們來說有多重要，我和她們的人生切點也只有音樂這一點而已。所幸的是在這一個切點當中，聽眾和音樂家的確分享著某些相同的東西。

從2007年出道到2019年休止活動，蘑菇帝國的十二年是作為音樂家的十二年，就如《euraka》里溫柔搖籃曲一般的《ミュージシャン》所傾訴的那樣：

隠しても、隠しても、隠しても見えてる。

はみ出てる、わかってる、あなたは狂ってる。

それでも、それでも、それでもやっぱり。

まっすぐ、佇むあなたはきれいさ。

僕はいつかあなたを失うだろう。

あなたはいつかどこかへ消えるだろう。

それでも、それでも、それでも大丈夫さ。

何もなかったように笑えるさ。

代わりの何かで埋め合わせて、きっと。

それなり楽しくやっていくさ。

それでもやっぱり忘れたくないや。

あなたの声やくだららない話。

狂った頭でいろいろ考えて。
不安を抱えて老いぼれてゆくんだろう。
それでも、それでも、それでもやっぱり。
まっすぐ佇むあなたはきれいだろう。
きつと、きつとそうさ。
きつと。

藏起來，藏起來，藏起來也看得見。
流瀉而出的，一清二楚的，你的瘋狂。

即便如此，即便如此，即便如此，果然。

筆直佇立著的你，真美啊。

我總有一天會失去你吧。

你總有一天會消失到哪裡去吧。

即便如此，即便如此，即便如此，也沒有關係啊。

會若無其事地笑著啊。

會找些什麼替代你來彌補的，一定。

會就那樣快樂地過下去的啊。

即便如此，果然還是不願意忘記啊。

你的聲音，還有無聊的話語。
用瘋了的腦袋考慮了很多。
會就這樣懷著不安老去吧。
即便如此，即便如此，即便如此，果然。
筆直佇立著的你，真美啊。
一定，一定是那樣吧。
一定。

二〇二二年九月一日

很久很久以前，地球也有雷雨嗎

昨晚看了關於 Max Richter's Sleep 的紀錄片。第一次聽這張長達八小時的專輯，我記得好像是初三的時候。後來一直一直聽，當然從來都沒有聽完過（基本上都是聽到第三首就睡著了）。很驚訝，他把這張專輯做成了音樂會。八小時長的音樂會，從月升到月落，在洛杉磯的露天公園 Grand Park、巴黎愛樂樂團音樂廳 Philharmonie de Paris、悉尼歌劇院 Sydney Opera House、比利時安特衛普的教堂 Cathedral of Our Lady、以及紐約、倫敦、柏林等地，數百張床鋪，聽眾帶著被子和枕頭，在一群陌生人之間，聽著這張專輯入眠。

我非常喜歡這張專輯。雖然它實際上只是一張準備給入睡之人的專輯，但在我的眼裡它遠遠超過了這層含義。

反復是 Sleep 最重要的元素之一。冗長而慢節奏的鋼琴段落，音量不高但被拉得很長的弦樂音符，還有大段重復的高音女聲，我相信這對於演奏者和演唱者來說是一個前所未有的挑戰。在看影片之前，我以為專輯是採用數字編輯的方法將段落反復多次，才會達到八小時的時長。但在音樂會上，他們顯然是傳統地演奏和演唱，將 Sleep 的聲音帶到城市的上空，懸繞整夜。看完影片後，我才發現專輯中的曲目編排，給每個演奏者都預留了休息時間。Richter 說其間他會吃點東西、喝杯咖啡，其他提琴手也有躺一躺的時間。但八個小時合力演奏，無論如何

都是難以想象的。影片里有人評論道，這是一種「特殊的野心」，我深有此感。這不是行為藝術，並不是刻意顛覆音樂會的傳統，更不是要借此打破世界紀錄。這背後蘊藏著 Richter 純粹而有力的藝術信念。

這關乎感受，純粹的感受。與白日截然不同的內心狀態，無關乎喜怒哀樂，無關乎是非善惡。黑夜中月光之下，宇宙低頻湧動著的情緒，人逐漸漂往意識的另一面。月圓月缺，潮漲潮落，被寰宇所懷抱，永恆的週期性。

簡單的開場白之後，Richter 和他的團隊只是默默地演奏屬於黑夜的音樂，聽眾們自由地做任何事情，睡著或醒著，做夢或不做夢，直到太陽升起，伴隨著掌聲音樂會就這樣結束。這是一種非常特別的連接方式，在演奏者和睡去的聽眾之間，在睡去的聽眾和世界之間。這是相當難以言說的，與以往的音樂那麼的不同，我們就連在睡夢中能否聽到音樂都不能夠確定。但那種感受是獨一無二的。這樣的藝術是如此地自然，又如此地有力。

Sleep 我不僅在人睡前聽，也會在白天聽，因為在我眼中它遠遠超過了它標題的意義。它讓我想起遠古，就像是存在於我深處的深處中的記憶。夏天，特別是雷雨天，連綿不斷的白噪音和雷聲的低頻擊打我的耳朵，我不禁會想「在很久很久以前，還沒有人類的時候，甚至還沒有生命的時候，地球也有雷雨嗎？」

二〇一〇年九月十二日

如何分享音樂？

如果是分享音樂的話，什麼樣的方式會讓你更願意去聽呢？音樂與其他媒介有著顯著的不同，高度抽象和時間線性的特點，讓人們在還沒聽到它之前無法把握它。

標上 genre（風格、流派）和簡單的描述也許會讓你對尚未聽到的音樂有一個第一印象。或者，加上一些感性的、隱喻的文字能讓你瞭解到推薦音樂的人的主觀感受。還是說，直白地寫出推薦的理由？背後的故事？還是什麼都不說最好呢？

換個角度來說，如果你是推薦人的話，促使你分享音樂的動機會是什麼呢？為了等待遇到「知音」的喜悅，還是抒發情感的一種途徑（形式上間接，內容上直接），或者更進一步說，塑造社交意義上的自我形象呢？好像很難講清楚……

聆聽音樂的情感體驗通常是非常私人的。分享音樂的舉動，似乎蘊含著我們的一種天性——我們都想要獲得共情。而這種私人情感和共情之間的張力很耐人尋味。

我一直憧憬著能有一個唱片鋪里和藹的大叔（或者是永遠年輕的老爺爺？），和他成為好朋友，在他的指引下樂此不疲地聽各種各樣的音樂。音樂對於我來說是一件無可替代的東西，它長時間充當了我情感需求的補全，或者說是作為一面沈浸感絕佳的鏡子——隨時隨地可以從四面八方將我置身其中——讓我不厭其煩地自我共情。所以這種憧憬，應該也是情感需求

的一個類比吧。

在這個意義下，curator（介紹音樂的人）成為了一個和作品本身同等重要的角色。不僅是一種信賴感，還意味著情感的連結（至少是音樂上的）。稍微遺憾的是，這樣的角色在我這一代人（也許只是我自己？）中顯得很缺乏。從開始主動聽音樂開始，我們就活在流媒體平台的世界中。音樂媒介的變遷影響著我們對待音樂的方式：不僅是我們聽什麼，還有我們在什麼場景下聽，我們和誰一起聽，我們怎麼聽。分享音樂好像消解成了社交媒體中僅僅一個動態，音樂本身貌似也隨之消解。不過從另一個角度講，互聯網為我們提供了認知音樂全新的方式，我們可以相對輕鬆地聆聽各個時代各個地域的音樂。更為重要的一點，得益於技術的發展，聽眾和創作者的界限正在變得模糊，這是很棒的事。

大概五六年前，我開始採用按照整張專輯聽音樂的方式。加起來我也聽了不少的音樂。一直以來我都想用圖鑒和時間線的方式，把曾經聽過的音樂、喜愛的專輯組織並呈現出來。感覺如果能做出來，就像是把不可見的內心世界具像化了。相比於在社交網絡上片段式地分享音樂，我更追求這樣完整的書店式的 curation。不過呢，這也僅僅只是自我對話，回到分享音樂的母題上來，我們應該以何種方式分享音樂呢？

二〇二〇年五月九日

關於憤怒

• Falaise, Floating Points

• Radiance, Pt. 5, Keith Jarrett

第一首是 Floating Points 的電子音樂。幾個月前在聽這首的時候，就想要收集一些關於憤怒的音樂。憤怒是複雜的，當它被聲音具象化之後，以一股流動的方式貫穿身體，人只能夠目瞪口呆地仰望著它。有趣的是，這首曲子主要利用了管弦樂錄音，在此基礎上做數碼處理，創造出了強力的質感。

第二首是 Keith Jarrett 的鋼琴即興演奏。最近慢慢開始喜歡聽無調性音樂了。鋼琴不和諧音粗糲又細膩的質感，在碎裂的時空中空洞地回響，足以帶來跟吉他噪音牆一樣的生理快感。好像在把什麼東西從聽者體內一絲一縷地引導出來。如果硬要說這種音樂在傳達什麼，或者有什麼意義的話，它只是在講混沌和憤怒的語言（不是形容詞而是名詞，叫做「混沌」的一門語言或叫作「憤怒」的一門語言）。

二〇二二年六月十一日

Keith Jarrett 採訪

Rick Bearo 採訪 Keith Jarrett。看到這樣的視頻真是三生有幸。沒有想到 Jarrett 高齡 77 經過兩次中風之後左身不能動彈。但即使是這樣還能聽到他用右手彈琴，非常感動。能聽到他年輕時伴著交響樂團演奏的曲子。能聽到年邁的 Jarrett 彈他從未演奏過的 Bossa Nova（巴西音樂家 Antônio Carlos Jobim 的 Desafinado）。能看到他聽自己 42 歲在日本那段精彩絕倫的獨奏：Solar（網上有存檔）——不說這段猶如神啓一般的音樂，只是想當年邁的他重聽自己過往的彈奏是什麼感覺，就足夠感動了。

聽到 Jarrett 討論自己的音樂生涯、影響，以及他的音樂語匯（即使他明白地說了這很難回答），我才知道那種震撼人心的聲音有著文化淵源：上世紀美國中西部、中南美洲，大量福音詩和贊美詩的段落。他講到自己很少使用現代爵士常用的四度和聲，而是更多使用能給人強力和崇高感的三度和聲。多聽音樂家之間討論音樂吧，能感受到他們的姿態：如何熱誠、敏銳而謙遜地對待藝術，如何將藝術作為自己的中心來生活。

Jarrett 的音樂已經成為我自身的一部份，他對我來說稱得上是唯一不可或缺的音樂家。他手下的聲音為何擁有那樣的質感？我仍然痴迷於此。這可能是我聽音樂、學習音樂，甚至是生活的動力來源。很難過看到蒼老的 Jarrett 已經無法上台演奏了，很難想像在似乎雋永的音

樂面前，人是如此脆弱而經不起變化。但事實就是如此，所以人需要某種重心、某種高於自己的脆弱的事物。我目前喜歡的音樂家們，我大概都不能夠去聽他們的現場了。不過我會感謝他們，感謝 Jarrett，因為我有如此寶貴之物以供餘生仰仗。

二〇一三年三月三日

音樂是什麼

最近看了幾個跟音樂相關的視頻（基本上是 Adam Neely 的），一個是講 Céline Dion 的 All By Myself 中間的轉調，一個是講絕對音感，一個是講 Martha Argerich 奶奶過了80歲生日，仍然在公開演奏。然後去看了2010年 Argerich 奶奶演奏肖邦第一鋼琴協奏曲的錄影。這些（每次都會更加）讓我感覺，音樂總是我想象得奇妙得多。

• 就像文學會研究一首詩的某個字眼出處如何、語境如何、歷史脈絡如何，原來音樂也能如此。從G小調的降六音轉到降C大調，能分析出這麼多深刻的東西。

• 原來絕對音感是認知科學很多人研究的課題，絕對音感被認為只能在兒時養成。但不少擁有絕對音感的人說他們在六十歲之後這個技能會突然消失。更奇怪的是，即使沒有消失，也可能會像色盲一樣發生偏移。據那些體驗過喪失絕對音感的人說，他們感覺「曾經以來的東西不見了」，「喪失」了感知世界的一個維度」，甚至感覺「自我的一部分也跟著消失了」。

• 對於「好聽」的認知人們總是有很大差異。其中很重要的有文化和時代的因素，目前大家的音樂審美受西方古典音樂（準確地來說應該是巴赫、莫扎特、貝多芬為代表的音樂家）影響很大。很多我們覺得「不好聽的」音素（比如小九度/小二度）在東亞、東南亞、西亞、東歐、非洲、南美洲各種地方卻是司空見慣。很多人沒有接受過專業的音樂訓練，但

是卻能夠說出一些音好聽還是不好聽。很多音你以為你聽不出來，其實大腦已經接收到了，大腦能夠處理的事情比我們想象得多得多。

• 第一次聽 Argerich 的演奏是與大提琴家 Misha Maisky 合奏的舒伯特古大提琴鋼琴奏鳴曲，那是 1985 年發行的專輯。今天看了 2016 年的重演錄影，兩人已從黑髮變成銀發。奶奶前幾天剛過 80 歲生日，仍然在舞台上演奏大部頭的曲子，記憶力不說，單說精力和體力就已經十分不簡單了。奶奶在一段採訪裡面說，「無論我怎麼演奏，我發現音樂總是更完美。我就像拿一個差勁的相機去拍它，總是拍不好。所以對音樂應該謙遜。……每次演奏我都會發現新東西，我喜歡這種感覺。但這可能是只是個人口味的問題。」

這些讓我想到，每個人體驗音樂的方式一定是非常非常不同的。這聽起來確實很自然，但是我越想越覺得不可思議。儘管是從認知科學的角度來說，也真的是言之鑿鑿地不同。甚至可以通過核磁共振成像的方法，看出常演奏樂器的人與不常演奏的人在聽一段音樂時的腦部活動不同。想起來一次在做作業的時候朋友在旁邊，我挑了學習用的背景音樂，是當代古典的提琴四重奏。因為充滿了現代的和聲和織體，朋友說「這哪是現在聽的東西嘛」。她的潛台詞大概是說「何苦聽這種東西嘛，還是在做作業的時候」。在某個角度說，我也覺得確實不是什麼「好聽」的東西，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說，我真的覺得很「好聽」。（至於這是什麼角度，那又是什麼角度，幾句話也難以說清楚呢）每個人感知音樂真的很不相同，而且這是非常非常私人的體驗，有時根本講不清楚。

對於音樂的解讀，可能大家會經常覺得有「過度解讀」之嫌。比如說，從哪個調轉到哪個

調真的有那么大關係嗎？值得這樣分析來分析去嗎？或者說大家也會認為音樂是用來感受，而不是用來分析的；音樂是用來享受的美好的東西，而不是用來獵奇的奇怪的東西。這些想法真的沒有任何對錯可言。在這種意義來講，音樂甚至可能比文學還要「玄乎」不少，因為音比字要抽象得多。既然文學那麼主觀，那音樂就更加如此了。（但或許也不是這樣，無數的個人體驗匯聚成集體體驗，集體體驗又反過來哺育個人體驗，兩者會相互交織，難說如何主觀客觀。）也許就根本不存在過度解讀這一回事吧，因為沒有「度」的存在。（當然也完全是存在的，只要你想讓它存在，這也很正常嘛。）

今天在騎車的時候哼哼（總是喜歡哼哼但是怕被聽到），突然發現很難哼出不協和的音程。雖然平時不協和聽得很多，但是唱還是有些困難。一定是因為協和在我腦袋里的歌唱記憶要遠遠比不協和深，從小就沒有唱過任何充滿不協和的歌。轉念一想，為什麼不呢？當時身心極度疲憊，發現自己特別渴望不協和音，卻唱不大出來，有些失望。不協和音說是不協和，但從來就沒有絕對不協和的音，也沒有絕對協和的音。不協和也不一定意味著糟糕的不快的，協和不一定意味著愉悅的高興的。因為情緒的疆域是那麼遼闊，遼闊到很多情緒其實很難用語言描述。其實從意識的層面說，聽音樂的時候不協和給我的印象和情緒體驗要比協和強烈地多。我特別喜歡那些讓我皺起眉頭的音。（但我更容易回想起和唱出協和的旋律。）它們總是會讓我體驗到一些奇妙的東西。有時甚至是生理上的，引起輕微的眩暈感，但也能治癒疲勞。

回到前面的，音樂的體驗。音樂不只只是物理震動所引起的腦部活動，它在人類歷史上甚

至可能比文字存在的時間還要久遠。音樂到底是什麼呢？我越想越覺得驚嘆，摸不著它的邊界。它太過抽象，直白說只是一些頻率。但又如此具象，能輕易勾起聽者情緒，甚至串聯起整個人生。八十歲的 Algerich 奶奶聽肖邦跟我聽一樣嗎？跟她六十年前聽一樣嗎？它承載著一段段記憶，一個個事件，是時間和空間的容器，裝得下他者難以容納之物。它編織著文化，不同地域的文化、不同時代的文化。從幾百年前就有一幫職業演奏音樂的人，十分具有儀式感地在特定時間、特定場所，面對著同樣很有儀式感的觀眾們演奏音樂。錄影里一個個穿著西裝禮服的面孔，她們在想些什麼？聽眾席上看不清的黑壓壓一片，她們又在想些什麼？至多兩小時，演奏散場，上台台下，她們又將返回各自的生活。音樂對於她們來說意味著什麼？假設有一位聽覺障礙者看著演奏會，她一定難以理解其中在發生什麼。她又將怎樣感知世界？聲音在記憶里扮演著什麼角色？聲音對人而言扮演著什麼角色？音樂是聲音嗎？聲音是音樂嗎？

實際上有太多的問題……不過至少我學到一點，謙遜。音樂很廣闊，世界同樣如此。聽完奶奶的演奏，想到她六十年的演奏生涯當中一遍遍地彈奏同一首曲目，一遍遍地發現新的東西。想到世界上如此多的音樂家也在做同樣的事。想到世界上有如此多的音樂，如此多的聲音。感覺耳邊一下子開闊了起來。

二〇二一年六月十九日

音樂的本質

音樂的本質對於我來說也許就是致幻劑。

二〇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Chapter 3

デジタル

ユ、 数字 ヲ、

sou³ zi⁶

小序章

你好，這裡是 cobalt 的博客。其實我很早開始就想要寫博客，但是由於情緒障礙的問題，難以沈下心整理想法，所以遲遲無法動工。我想要在博客里寫很多喜歡的事物，比如關於技術、關於音樂、關於內心、或者是單純的小散文。

現在想要從關於技術的一個專欄開始這個小博客。說是技術（這裡指的主要是軟件方面），其實不是很正經。我還沒有上過任何一門技術的正規課程，技術業餘愛好者 cobalt 的知識都來自互聯網，小部分來自書籍。真正使用過的編程語言只有兩門，手上沒有 Apple 設備。但是自認為還是有一些東西值得寫出來。

一直以來有在思考○○一代的我們處於什麼位置。這個議題雖然看起來太宏觀，但或許是討論一切我想要討論的事情的起點。我們能聽見中國新一輪變革的哨聲，在代際的夾縫中尋找著我們的溫暖；站在全球化浪潮的尾巴上，見證著後消費主義的空氣之下，技術的分野無聲地擴張。我主張用象徵和隱喻性的視角、和感性的眼光去看待技術（也包括其他事物），這意味著在稀松平常的日常生活當中細心地捋出我們的故事線。因為在當下的世界，理性是默認選項，精確是基本要求，我們需要更不同的思考方式。

軟件技術是很好的一個出發點。不僅是因為對於 screens as air 的世界來說它門檻低、容易

獲得，更是因為這是一個可以打破集權的民主工具。這裡用到了一個政治意味很濃的隱喻，（當然又或者根本不是隱喻，不過當前讓我們先從這樣的話題中跳脫開）可能有些晦澀，但允許我解釋一下。

有一些東西正試圖限制我們使用技術的方式。比如說，中國典型的社交平台（微信、微博、甚至是抖音？）限制了我們生產和消費數字內容的能力；App 的框架限制了我們讓信息流動、與信息交互的能力；Big Tech 限制了我們想象技術的能力。當然這背後有著異常龐大的語境，包括商業織理、文化背景、政治力量，一下子搬動這些大石頭是不現實的，但是至少可以嘗試從技術開始我們的討論。說到「限制」，我並不是說具象的令行禁止，其實說「塑造」或許更為合適。是「塑造」，一種施動方可能無意識的塑造，一種不仔細聽就聽不見的塑造，一種需要時刻警惕的塑造。（透過開源社區可以看到）軟件天生有著開放的性格，卻在陰暗面蘊含著強化集權的力量。不得不說，在這個意義上，技術正在使集權變得越來越容易，不管是政治上的，還是（更為隱秘地）商業上的。就像李如一說在沙發上躺著看電視近似受虐的狀態（大概是這期播客，躺著看電視、和俯身用電腦的姿勢差異，隱喻著使用時的思想，這一點我記得尤為深刻），我們容易在技術的培養液中漸漸喪失對自身數字人格的主控權。在這裡我只能用概括性的文字粗略描繪這樣一幅圖景，可能不夠明瞭，我會嘗試在以後說得更清楚。

因此，我希望在這樣的語境下寫一個專欄，分享一些簡單易行、趣味盎然的軟件技術，或者是我在這方面的一點個人見解，以此開始我們對上述議題的思考和實踐。嗯，這個小專欄雖然

可以看成是關於某些技術的「教程」，但是我更想寫成我的「隨筆」，我希望它是 opinionated 的，甚至是 biased 的，因為某種程度上，我們需要偏見。現在在互聯網上，你可以學習幾乎任何你想學習的軟件技術，just Google it，Medium 一類的博文平台上有豐富的教程（尤其是關於前端技術），諸如 Stack Overflow 的問答社區對各種疑難問題提供瞭解答，在 Github 可以找到各種各樣有趣的 repo（代碼庫），各種技術框架的官方網站上通常都提供了簡明而豐富的 documentation（技術文檔）。這些技術教程很好用，而且沒有偏見，但我想寫出充滿「偏見」的技術教程。（值得一提的是，西文的技術教程給人的感覺同中文教程有著有趣的差異，這一點也很值得寫。）作為業餘愛好者探索各種軟件技術很有意思，但也充滿了 trial and error。我不想寫「如何使用 Vue + Typescript 編寫網頁前端？」，但我想寫「如果想要建造自己的網站，應該從哪裡開始呢？」，以及「我的網站美學 (principles)」，還有「突破互聯網封鎖的手段是怎樣運作的？」。Again，我主張用象徵和隱喻性的視角、和感性的眼光去看待事物。

至於細節，因為我最近幾個月在 JavaScript 的生態圈里觀光，所以主題可能大多會從這裡開始。歡迎大家來玩。

(cobalt 的博客和這個小專欄目前還沒有名字，因為我還沒有想好……)

二〇二〇年三月六日

一起來玩吧！

你會覺得難以在工作與休息之間切換嗎？每到學期的這個時候，我都會感覺自己真的變得像機器一樣。不僅僅是說在工作的時間，對我來說更明顯的是在工作完切換成休息的時間。我做不到駕輕就熟、滴水不漏地，工作的時候想「工作的事」，休息的時候想「休息的事」。大人們給我的印象就是身體裡有個開關，啪一下，從工作切到生活，啪一下，又從生活切到工作。這種游刃有餘應該是好事吧，我想，畢竟休息的時候誰也不想有工作的事情來煩心，休息就好好休息嘛。是我還沒有磨練好這種能力嗎？有可能，說不定從現在開始，我會越來越掌握這種能力。原來，大家都是這樣慢慢習得切換腦袋的能力的啊。只有小朋友才會把所有東西都混在一起，玩耍、學習、創作、休息、吃飯、觀察，在她們眼中並沒什麼分別。

所以說，就因為這樣我才討厭世界。把工作與休息分開，就是大人會做的事。工作是什麼意思？玩又是什麼意思？我總是對大家使用「玩」這個字眼很感興趣：我們「玩電腦」、「玩手机」、「跟朋友出去玩」、「和你玩很開心」、「下次大家一起玩」。但總感覺這些「玩」之間有微妙的差別，跟小朋友的玩也很難說是一樣的。我們真的有在玩嗎……？我們說玩，是不是只是為了跟「工作」區分開呢？事實上，我們的生活形態，比成天在樹上睡懶覺的樹懶說不定還要貧瘠吧。

「和你玩很開心！」這句話聽著就讓人忍不住微微笑起來，因為它很溫暖。因為我們想毀掉這個世界啊。我們的詞語都被某只灰熊定義了，就連「學習」、「創作」、「玩」這樣的詞，都不能幸免。我總是暗中想著，大學畢業之後，作為紀念要寫一篇文章的話，題目一定是《我為什麼對大學失望？》吧。會不會是我遺漏了些什麼，開啓玫瑰色的大學生活的鑰匙，那張藏寶圖被我遺漏在哪裡了嗎。很多人都找到了，只有我沒有找到嗎。小鳥心領神會地說，不是的，世界的鐘聲已經敲響了，陀螺們滿頭大汗在漩渦里呼嚕呼嚕地打轉，日復一日年復一年。

生活的流動啊，你在哪裡呢？只有找到你，才可以把世界毀滅。但是果然，還是下次和人家一起玩吧。

二〇二二年五月十六日

像紙一樣 Be Paper

回聽《一天世界》才去看了 Nintendo Labo 的宣傳片，太有趣了！從來沒有想過 Switch 的兩個 Joy-Con 可以做這麼多事情，原來裡面有好多傳感器。

視頻裡面出現了很多讓人眼前一亮的交互方式，直覺又有趣，但話說回來，現實世界中的交互本來就是自然且直覺的。正是因為數字世界里的交互仍然不夠好，所以這樣的交互在數字世界里才顯得尤其珍貴。像汽車方向盤、機器人、釣竿這樣的模擬現實的交互很有趣；像車鑰匙、旋鈕、插件（是真實的那種喔）這樣操控數字的交互也很有趣；但我覺得像影片中出現的 Waveform Card 這樣的更加讓人驚嘆！影片里展示了，可以用剪刀在紙板上剪出波形的形狀，Toy-Con 琴直接讀取到，就能改變樂器的音色。對於我來說，它讓抽象的東西借助數字世界的力量現形，讓人可以摸到了。這樣的創意讓人興奮又感到溫暖。如果是概念上抽象，比如說一些數學公式、結構化的複雜文檔之類，我們可以通過互動的和可視化的交互去觸摸它；而如果是實體上抽象——我指的是擁有實體，但現實中難以觸摸到的東西，比如音波、星星、原子之類，我們可以在數字世界中通過原本不可能的方式觸摸它們。其實我更喜歡換一種說法，我們將會在數字世界和實體世界的邊緣觸摸到美麗的事物。

我喜歡音樂，所以我一點點地學習音樂，無論是理論也好、實踐也好，原聲也好、電子也

好。其實，我發現這些嘗試都是為了更近距離地接觸音樂。我想「摸到」音樂——在樂器上摸，在樂譜和書本里摸，在軟件上摸，在MIDI控制器的旋鈕和滑塊上摸。音樂的根源是和身體分不開的。我相信在兩個世界的交界處，音樂能夠離我們更近，讓我們感受、把玩（play with music）。

不過，也許對於我們這樣「已經長大的大人」來說，Nintendo Labo 這樣的玩具並不能讓我們玩很久。但這沒所謂，因為這不是玩具的問題，而是我們的問題——我們變得更不會玩了。小朋友拿到這個，一定能夠玩很久吧。想到這個是因為紙板，整個玩具都是靠紙板建造起來的。沾一下水就軟掉，用剪刀就可以剪開，輕飄飄的讓人感覺很容易壞掉。但它顏色質感柔和、容易剪裁拼接，最重要的是「紙」的材質給我們帶來了創造力。我們用紙來發展想法，不管是文字、音樂、戲劇、還是工程。我們對紙的親近感，讓我們的創造力從心中延伸到外界。這就是媒介的美妙之處。既然這個玩具嘗試更自然、更有趣地連接數字世界和實體世界，我想沒有比紙板更合適的材料了。它告訴我們，數字世界可以變得像「紙」一樣。

正因如此，任天堂還把這個系統做成了可編程的。玩家可以享受遊戲的樂趣，還可以拆開組裝好的紙板，探索裡面的工作原理。不僅可以探索原理，還可以通過同樣有趣和自然的方式，給原有的玩具編寫新的遊戲，甚至發揮想象力設計一套新的玩具！

編程實際上是什麼呢？編程允許我們有效率、有結構性地描述一套事物的組成方式和運行機制。那麼數字世界可以編程，實體世界為什麼不可以呢？我們的思維方式其實錯了（就像上文所說），「編程」本來就屬於實體世界，只不過是我們這些數字世界原住民把它框死在數

字世界里了。當我看到 Bret Victor 展示其心目中的編程，我會暗暗感嘆編程本來就應該是如此吧。但現在的編程變成了壁壘和剝削工具。編程應該是屬於大家的。這並不是說這樣一來大家都有機會找到好工作了，恰恰相反，屬於大家的編程不是現在這個樣子。編程生來就是數字世界和實體世界中的一張紙，我們在上面記錄想法，把它做成紙板，讓它動起來，跟它一起玩，讓它成為我們的手。

音樂、想法、文字，這些我們所創造的事物，不再被我們實實在在摸到之後，被放在了「雲」上之後，甚至在什麼宇宙裡面，將會變成什麼樣呢？不過無論成為技術樂觀主義者還是悲觀主義者都是不妥的。我們不需要「線下」這個詞，因為我們本就活在世界當中。我們需要的是開放感官，感受我們根植於的世界，吸收養分，創造事物。至於是什麼媒介，都讓它變得像紙一樣好了。

注：可惜 2018 年 Nintendo Labo 發售之後不知道發生什麼，任天堂把這個產品的網站（原本是 labo.nintendo.com）撤下，現在只剩下商店的頁面了。上文宣傳片的鏈接也是第三方的留檔。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十四日

關於 Apple 的隨筆

最近 Epic 和 Apple 的官司把應用分發平台和開發者之間的矛盾擺在了大家眼前。我們開始逐漸意識到，Apple 作為“Big Tech”科技巨頭，它的每個決策都在深刻地影響著業界，甚至深刻地影響著我們認知數字世界的方式。而這樣的影響十分複雜，絕無單方面好壞。但問題是，技術美好的一面很容易掩蓋住糟糕的一面。

像 Matt Gemmell 的文章 *Damage* 提到的那樣：

No company has done as much damage to the perceived value of software, and the sustainability of being an independent developer, as Apple.

以及一天世界 Telegram 頻道里提到的，Jeff Johnson 的 tweet:

The real problem is that the tech companies have devalued products and work. [...] You used to have to spend a significant price upfront to buy an album or to run an app. Now you can get a ton of stuff for free, or get almost everything you want for a small fee.

一天世界《App Store 是 iPad 的掣肘》把這個矛盾揭露得很徹底：

蘋果一向是硬件強於軟件，macOS 的可口更多倚賴於第三方開發者——尤其是獨立開發者。在前 iOS 時代，為 macOS 寫軟件的第三方開發者所擁有的自由度是如今難以想像的。在 iOS/iPadOS 上，開發者不僅有大量技術和商業模式上的限制，甚至不能提供色情內容，不能提供邪惡政權禁止的內容。蘋果把 iOS 用戶當孩子對待，這是其軟件開發的最高領導者親口承認的。

cobalt 想要成為 iOS 獨立開發者，是因為 Apple 的軟件生態和硬件產品是如此打動我，以至於說從小就受到熏陶也不過分。它讓我看到技術與人性可以如此親密，與美和創造力可以如此合拍。開源社區、獨立開發者們、App 開發商，他們創造出很棒的應用；開發者社群對技術的熱愛，對美的追求，這些都不止一次地讓我忍不住小聲驚嘆。

但是我並不是技術樂觀主義者，我越是嚮往技術和人性的交融，我就越是反問自己——我們在數字世界中位於何處，將要去往何處？於是我發現在這片領域，還有好多未曾探索的地方，其中很多甚至是我們習以為常、視而不見的。因為這樣的議題很可能近十年才逐漸出現在大眾視野當中，但它值得每個人思考，不論是開發者還是用戶。（好像只有開發者才會把使用產品的人叫「用戶」，聽起來總是有種居高臨下的態度，不如按港台的說法叫做「用戶」？）實際上，科技巨頭和開發者的矛盾不僅僅出在抽成的百分比到底是 30% 還是 15%，也不

僅僅出在 App Store 的壟斷和封閉，真正的問題或許更加深遠。它關係到當今這個時代下，數字形式的智力成果如何生產和分配，資本網絡和技術社會如何構成世界的肌理，更重要的是，我們每個人如何在這樣的世界中生活。

這些問題都很複雜。尤其是把我的國家納入考慮範疇的時候。那些精緻而美麗的應用，每個人都能平等地享用到嗎？這些美好的東西，只是一部分人的消遣嗎？對於中國大多數的網民來說，她們更關心的是什麼？而開發者和科技巨頭應該提供什麼？是它覺得好的東西，還是大家覺得好的東西？

Hayami 在她的 Telegram 頻道里提到了發人深省的兩個例子，然後她總結道：

每一次的技術革新都帶來「知識分子」呼天搶地的怒吼，大家哀嘆文化已死、娛樂至上、江河日下，這是一個越來越壞的時代。

但是，但是，技術的更新和門檻的降低，也同時賦予了普通人更多的信息和能力。

「……我當然知道，這種過載的信息和看似平等的話語權存在著惡劣的問題。在遇到糟糕的大環境時，我的朋友們也經常把「你國網民本科率不足一成」用來互相勸慰和開導。但有時候，我們似乎也應該放下一些高高在上的成見。」

或許我們還有很長很長的路要走。但我希望自己能夠做到的事情是，繼續感受和創造美，同樣地，繼續學習和反思。

後記

寫隨筆是初高中時候的事情，高中其實就越寫越少了呢。其實很感謝我的兩個語文老師讓我喜歡上寫隨筆，我覺得這是很棒的事情。之前寫隨筆好像有一些約定俗成的行文規範，不過現在好像都沒有遵守了，更像是博客的感覺。不過偶爾也很懷念那種行文啊。

最近在想寫博文是不是多加推敲揣摩，刪刪改改再發比較好，確實有打算更加認真對待自己的語言呢。用怎樣的語調、怎樣的措辭、怎樣的完成度比較適合，其實也會隨著心情和狀態而變呢。所以說這種興之所至的隨筆也很不錯嘛。大概是因為有一種通過文字之類的實物確認自我的習慣。把自己想的寫出來，會感覺心裡很踏實。

二〇二二年六月一日

Chapter 4

ゆめ

夢

ㇿ、
ㇾ

mun⁶

睡夢中的面容

比起笑顏，我好像更喜歡睡夢中的面容，沒有明顯笑意的表情，還有嬰兒般蜷縮的姿勢。可能是這些更接近柔軟的內心世界，讓人感覺更親近。也可能是睡夢靜止的表情和姿勢背後，隱藏著無法得知的湧流，這種微妙的神秘感，好像有著無盡的解讀。

夢，潛伏在內心深處的，飄忽不定而沈思的，懷舊而憧憬的，架空世界的入口和出口。

攝影師 Paul Graham 常常拍攝睡夢中的人。他的照片書 *Does Yellow Run Forever?* 里的三個主要題材之一就是他熟睡的妻子。他最近的 *Mother* 系列就是他母親熟睡時的肖像。

之前寫過 Max Richter 的 *Sleep* ..

與白日截然不同的內心狀態，無關乎喜怒哀樂，無關乎是非善惡。黑夜中月光之下，宇宙低頻湧動著的情緒，人逐漸漂往意識的另一面。月圓月缺，潮漲潮落，被寰宇所懷抱，永恆的週期性。

睡眠中人的意識是怎樣的狀態，音樂會不會像水一樣滲入意識之中，夢如何展現人的內心

世界，這些都是科學尚未解答的問題。

二〇二二年二月八日

睡夢（二）

時不時會感覺睡覺的時候在想很多東西。有點像在做夢，但也沒有清晰的情節，只是一些想法在飄來飄去。有時候是針對一個特定主題的，但醒來之後完全不記得了……只留下一種確實在睡夢中思考著什麼的印象。

這種印象很神奇，很有實感，就像睡眠中思緒游過的痕跡，往意識上刻下了若隱若現難以破譯的文字。

這種感覺在睡眠的邊緣處最明顯。可以「清楚地」感覺到自己處於兩種思維方式和兩種人格中間的模糊位置。會感覺身處睡夢的原始世界的懸崖上，面前是既陌生又熟悉的平日世界。會有一種奇特的困惑感和懷念感，想要一直待在睡夢世界里。

很想知道睡夢中的這些想法到底對我來說有什麼意義。首先睡夢裡面的思維方式肯定與平日不同（如果能將其稱作思維的話）。而且睡夢里的我的人格、世界觀之類的肯定也與平日的我不同。有沒有可能在清醒時也能用睡夢中的方式思考和感受世界呢？有沒有可能觸摸到睡

夢之下的自我呢？

二〇二二年二月二十日

找夢

太陽落山了，家背後的小山上，樹林里已經一片漆黑。也沒到完全看不見的程度，憑借微弱的藍紫色天光，可以依稀分辨這裡的植物。每天晚飯過後，只要今天作業不太多，我都會趁著家裡人不注意跑到這座小山上，尋找不見了的東西。

不見了的東西，說白了就是夢。夜色緩緩降臨，光線中的藍色一點一點變濃。這時候如果睜大眼睛仔細看的話，在某些低矮的灌木底下就可以看到夢。夢分沈睡的和清醒的兩種。清醒的夢微微地泛著清冷的藍光，只要用心找總可以發現一兩個。但是沈睡的夢就沒那麼簡單了，它既不會發光也沒有形體，一般的孩子是找不出來的。

小時候，現在過世了的爺爺告訴我怎樣找沈睡的夢，我從那時起就牢牢地記在腦袋里。說實話，在這個城市裡，那種東西只有我一個人找得到。

八月份蟬叫得特別厲害，特別是下午的時候，不習慣的人到山裡來會捂起耳朵。現在它們收斂了不少，但還是相當大聲。不過對於找夢來說，非得要這些蟬聲不可。爺爺說，蟬是時

間的使者。我在溪邊找到一塊比較乾淨的大石頭，在上面坐下來，閉上眼睛開始聆聽蟬聲。

二〇二一年一月四日

找夢（二）

從天上的洞口掉進去之後，好像來到了一個沒有光亮的空間。

這裡只有一個物體，如果可以稱之為物體的話。它似乎懸浮在正中間，沒有支撐的東西。上面的材質有點讓人捉摸不透，有時是水晶的碎片，透露著黑暗的光線；有時是金屬制的齒輪，泛著柔和而溫暖的光澤；有時是岩石，暖灰色上面有墨綠色的斑紋。它靜靜地，一動不動（我發現我可以飛行著控制視角，看到它的不同側面）；但好像凝視著，裡面又在發生著難以察覺的變化。它很大，我不得不飛來飛去去觀察它的全貌，但有時我又可以像鳥一樣俯瞰它。有時它渾身上下透著金色的光澤，特別是貌似用黃銅製成的機械結構部分；但有時它又在黑暗中（我發現我可以控制這裡的光線），嵌著水晶的部分隱隱發出很深很深的藍色光芒。它有時突然變小，裡面的結構變得非常精細，就像是之前課本里介紹四維立方體的投影那樣，發生著不可思議的變化；有時又變得很大，敞開著裡面的空間細節（我發現我可能可以控制這裡的時間流動，也許它以前很小，隨著時間越變越大）。

注視著它，我的心情變得異常平靜，腦海裡似乎沒有任何情緒。四周也沒有任何聲音。但我總覺得，我的思考就是從它裡面發出來的一樣。它的記憶好像緩緩地流入我的身體里，或者是相反地，我的記憶流進了那個大東西裡面。沒有聲音，但在某個頻率上，我和它好像在

共振著，是通過光嗎？

我似乎辨認得出裡面各個部分的名字，一個、兩個，但是想要說出來的時候，詞語又不知道飛去哪裡了。我回頭看，那些詞語正在飛往一個發出光亮的地方。我想追過去，但猛地記起，再回過頭來，那個大東西已經不見了。

二〇二二年八月十一日

在無限長的夜晚遊歷整個城市

希望有一個無限長的夜晚，我將會步行遊歷整個城市。出發前先仔細地洗個澡，穿上潔淨的衣服，和家作個長長的道別。給自己倒酒，點上蠟燭。感受所有的夜風和路燈下溫暖的影子。要與植物作伴，聽她們的低語。要與大樓為伍，聽他們的喘息。深藍的天空沒有星星，因為遠處汽車剛從高速公路上呼嘯而過。自動售貨機和便利店敞露心扉，燈光遠比白天更要親切。但空氣則愈發稀薄，它的縫隙里是否藏著什麼？它讓我安心，也帶來令人沈淪的孤獨。呼吸著它，我從未感到自己的生命如此清晰。時間無限長，我有無限的時間尋找我的意義。倏忽吉他響起，所有聲音退去，地平線下沈，我在遙遠的夢中靜靜醒來。

二〇二二年二月七日

雲兒和茉莉

今天也是個晴朗的日子呢，茉莉牽著她的小羊在農場後面的山坡上優哉游哉地散著步。她穿著黃色格子襯衫和背帶褲，頭上戴著一頂大大的草帽。要不然就要被大大的太陽曬焉了，她想。走了好一會兒，她在草地上坐下決定休息一會兒。雲兒，這是她的小羊的名字，陪它的主人休息了一陣，就優哉游哉地走下山坡，那裡是一片漂亮的湖。看來雲兒想要喝水。於是茉莉也隨著雲兒往湖邊走。

雲兒喝水的姿態也說不上有多優雅，茉莉覺得只能用憨憨的來形容。不過這只小羊非常溫順，她很喜歡她的羊。等著羊喝水的時候，茉莉就抬頭望著夏天的天空。天真熱啊，在湖邊洗把臉好了，她想。呼哇，湖水好涼爽！感覺整個身子都涼下來了。她忍不住兩手捧起湖水，把臉湊近去感受難得的清涼。

嗯呢，咦，這水也有點太甜了吧……是誰在裡面放糖了嗎？茉莉再小心翼翼地舔了一點手上的水，哎呀，簡直像誰不小心把一整袋糖倒翻在湖里一樣甜。這也太奇怪了吧，有誰會那麼不小心呢？

正想不明白的時候，雲兒咩咩地叫了起來。噢噢，這是雲兒想要和茉莉一起玩耍的叫聲。她們倆從小一起長大，茉莉能聽出來雲兒的叫聲是什麼意思。雲兒輕輕地拱茉莉的手臂，想

要茉莉騎到它身上玩兒，這是她們最喜歡的遊戲之一。茉莉輕身一躍跳到雲兒背上，搖晃著雙腿，咯咯咯地發出幼稚的笑聲。

呼的一聲，等到茉莉察覺的時候，她已經離開地面了。雲兒在飛！我在雲兒背上飛！茉莉瞪大了雙眼，往身後一瞟，自己的家已經變成了芝麻粒這麼大。天吶，她驚訝得叫不出聲來，身體好像變得輕飄飄的。雲兒在空中蹬著四條腿，就像平時一樣一言不發。耳邊只有呼呼的風聲，陽光越來越耀眼了，她感覺她快要摸到雲了！

突然間雲兒縱身一躍，茉莉被拋向了空中。她已經來不及尖叫啦，只是害怕地閉上眼睛，她感覺到陽光還是好刺眼。噢噢，我可能要死掉了！茉莉想著。

噃，背上軟綿綿的。

等了幾秒鐘，茉莉害怕地睜開雙眼，發現自己並沒有從天上掉下去，而是躺在厚實柔軟的雲朵之上。天吶，她不敢相信。但是她左顧右盼，四周只有像棉花糖一樣的雲朵，頭頂還有熾熱的太陽。她小心翼翼地坐起來，維持著身體的平衡。她用手輕輕摸著身邊的雲朵，有點像雲兒身上絮絮的羊毛，又有點不像。柔軟的程度超過了她感受過的任何東西。雲原來是這樣子的啊。仔細一看好像還在動，就像雲兒走路那麼慢的速度那樣，旁邊的雲忽而向上忽而向下地搖動著。看起來……好像很好吃啊！茉莉抓了一把手邊的雲，小心地舔了一下。呀，跟剛才的湖水一樣的味道！不對，還要更甜，更濃。幸福的感覺瞬間在心裡蕩漾開來了。

哎呀，雲兒呢？由於事發突然，她一時忘記了她最親愛的玩伴。剛才我騎在雲兒身上飛上了天空，然後掉在了雲朵上面，她回憶著。按理說，她的羊應該就在不遠處。她站起身來，

看看周邊有沒有雲兒的影子。

剛剛站起來，呼的一聲，等到茉莉察覺的時候，她已經離開了雲朵。談談，又發生了什麼？這次，她正在從天上往下掉呢。她發現自己變成了一個八分音符，正在從雲朵的底端往下面墜落，自己身下正好就是山坡下面的那片湖。而且不止是她，在她的周圍有好多不同的音符都在往下掉落，她們閃耀著不同的光芒，有些是湖藍色的，有些是亮橙色的，有些是珊瑚粉色。噢噢，這實在是太奇妙了，茉莉想著。這簡直是她一生中見過最奇妙的事。

音符們好像沒有重量，錯落有致地從雲朵底端往湖面墜落。好像事先商量好的那樣，她們在落到湖面的那一瞬間發出富有光澤的聲音。落到湖里之後，整片湖水變成了棉花糖的味道。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五日

Chapter 5

せかい

戸、世界、リ、せ、

sai³ gaai³

碎碎念：父權制

理解父權制的關鍵在於它是當今世界的底層邏輯。雖然跟「男人」有關，但父權制並不僅僅是「男性發展出特權蔑視和侵犯女性」的制度。

父權制，是資本主義、強權政治和戰爭的盟友。是瀰漫和滲透在空氣當中的惡。像寄生蟲一樣吭哧吭哧地啃食每一個人的大腦，每一個人：男人，女人，同性戀者，跨性別者，非二元性別者，等等。總有一個時刻，會揭開流血的傷疤。

難點在於，一旦把鏡頭對準任何一個個體，都會失焦：惡不在任何一個人身上。但惡正是通過個體去施展拳腳的。尤其是通過包裝，糖衣炮彈的包裝和溫水煮青蛙的耳濡目染。惡到底是在於個體當中還是集體當中？這是難點。要去學習惡的結構。

二〇二二年六月十二日

消失的怪獸

每過一段時間就會想起村上春樹《1Q84》里的女性。熟諳肌肉訓練的高級健身教練青豆，在街上開著警車巡邏，以及給高中生講解避孕套用法的警察亞由美，從政治舞台退下、給遭遇家暴婦女提供援助的柳宅老夫人，全身上下都透露著奇妙氣息的接受者深繪里，當然還有天吾的嫉妒心旺盛的有夫之婦女友。每個人都是那麼不可思議。雅納切克的《小交響曲》一響起，世界舞台無形的幕布緩緩拉開，天上的月亮變成兩個，小小人在暗處悄悄造蛹。

奇幻，但每每想起，都覺得是湧動著的真實。殘酷的世界。

小時候被表兄猥褻，成年後卻定期去酒吧獵艷，最終在S M遊戲里被陌生男人勒死。

沒有一個人明白，青豆想，然而我明白。亞由美內心有一個巨大的缺口，那就像位於地球盡頭的沙漠。

自從《尋羊冒險記》，村上在他的小說中就持續地描寫著「暴力」。而《1Q84》更是把性別暴力當成了極為重要的母題，不過又並非止步於此，村上一直在描寫更深層次的、難以捉摸的暴力。像是某個躲在暗處深深喘息的巨大怪獸，還是寄生在每個人腦中的寄生生物？在歷

史的時間軸上不斷尋找合適的宿主，在社會的滋養下慢慢蠶食養分變得越來越大？

直到最近，我才慢慢窺見村上筆下的這個怪獸（雖然沒有在看他的書）。越加發覺，世界的矛盾性不由分說地將我包裹其中。世界是美好的，還是邪惡的呢？最終，我們是歷經千險到達世界的光明，還是墮入無盡的黑暗呢？或許都不是，僅僅是在日常的喜怒哀樂之中，被巨大而又悄無聲息的矛盾不斷消耗著內心。

讓一個生命降生於世，到底是恩賜，還是罪惡呢？或許都不是，只是刻錄在DNA里的複製機能罷了。

二〇二二年七月十日

繃帶

人多多少少帶著各式各樣的傷痕生活，因為世界本來就是千瘡百孔。想要認真地過上好的生活是一回事，但是卻沒有辦法要求自己是一個完全健康的人。但正是因為如此，才會努力地想要去認真地過上好的生活。

今天下午散步的時候，看到了一對情侶在吵架，我目睹了男生將女生推倒在地的一幕，這是我第一次看見這樣的場面。如果你，你會怎麼做呢？是否要壓抑著內心想要馬上衝過去給他一拳的衝動，冷靜地思考力所能及範圍內能夠做到的事情呢？

帶著傷痕生活有很多方式。有時要把體內扭曲而荒誕的東西痛苦地排泄出來。有時要學會安撫自己的情緒、照顧自己的生活。有時要在情緒的波浪中浮浮沈沈，按壓著溢滿未知懷舊感的傷口，左顧右盼。

最近在看上野千鶴子的書，她給我的衝擊很大，但讓我覺得相見恨晚。性和性別，一直是我非常關心的事情。與其說關心，不如說是在痛苦、困惑、掙扎和憤怒中自我痊癒。晚上我抱著會發光的電子書，高興地裁剪我的傷口，拿著尺子和世界的孔洞比對。太好了，好久沒有感覺文字能夠那樣穿透我的心臟。

因為我想要真誠，我一直都是這麼想的。我不想要糊弄自己。也許和大家相處的時候看起

來很無害，總是想著真誠地得到理解，同時去理解別人。但也有厭倦的時候，因為人與人之間的理解，並沒有說笑來得那麼容易。

看了一本LGBT題材的萌系漫畫，是粉山力夕的《不可解的我的一切》。很驚訝居然有這麼真誠講述LGBT故事的漫畫，沒有在「偽娘」的範疇裡面拘泥，非常好看。最後部份，非二元性別的主角在朋友的幫助之下，終於能夠鼓足勇氣向家人出櫃。看到這裡，我總覺得心中泛起的感覺似曾相識。是什麼呢？突然記起，向父母解釋我如何因為焦慮症不想上學的晚上。那種感覺是多麼相似。

理解和共情很難。LGBT的人們之所以那麼吸引我，我想一定是因為她們是如此能夠理解吧。理解自己，理解彼此，理解世界。她們刻著多麼血淋淋的傷痕，卻能堅強，互助，共情。我想我一生的主題裡面有一個是認識自己，還有一個是真誠地理解和共情。擦乾眼淚之後，會發現沒有人是完整的，誰都在扭曲的殘缺的軀體和靈魂中生活。就是這樣，才更加想要生活下去吧。因為根本就沒有人，來告訴我應該怎麼活啊。

午後的草地太陽曬著很舒服。遠處化學系的樓轟隆隆地響著，周圍除了鳥叫，鋪滿視野的樹葉幾乎都不怎麼作聲。好想就這麼躺著，什麼都不做。陽光好像是蒸氣眼罩。啊，螞蟻和蜘蛛爬上來了……什麼啊，這裡原本就不是人類的星球。

二〇二二年四月十一日

日曆里二〇二〇年不見了

英國女王在 2020 年 4 月疫病時期對國民發表的四分鐘演講。毫無疑問它帶有一種不可思議的安定人心的力量。為什麼我會被感動呢？即使女王的演講內容並無太多深刻內涵，與眾多政要日復一日在耳邊聒噪的話語無異。但我或許從女王的演講里能夠想象一個平行世界，一個並不存在的 2020 年。女王沒有政治力量。正因如此她只是單純地說了這麼一番話，憑借簡潔而帶有歷史感的措辭，就足以給人力量。

我至今仍未理解疫病給我們的世界帶來了何種影響，2020 年的事情也已經沒有人再提起。但我每每看到那些日期的數字，感覺恍如隔世。我在想，也許那段時期的某種不知名的創傷，和焦慮障礙的氛圍一起，已經被我掩藏在某處了。因在某處肯定沒有意義。我需要想象些什麼新的東西（當然不是說時間上的新）。換個說法或許就是一種懷舊吧，到過去，到異國，到未來。

*We will be with our friends again.
We will be with our families again.
We will meet again.*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十六日

橋

我在考慮自由。在假期的夜晚，和如今在不同城市的高中同學們，在寬闊的長江江面之上步行過橋。沒有任何目的，只是單純覺得自由，走啊走啊走。

不知不覺地到了二十歲，終於到了許多事情完全沒有答案（或頭緒）的年紀。我們是被上帝（如果有的話）拋下的子民，這一點猶如夜幕一樣正向我徐徐展開。我們同時是被制度收留的孤兒，與所有孩子們一樣，每天干活兒，期待假期。但總會有一天回過神來，我發現自己已經忘記了假期的語言。

橋上的空間好開闊，但人行道很窄，我們只能一個勁兒地前進。因為除了向前走之外沒別的事情可做，所以自由。夜晚的空氣向我透露了這一點。我在晚風當中回憶起：在轟鳴不止的橋上，原來我還能唱歌。假期的自由，竟然讓我如此愕然。

我發現自己總是在期待著些什麼，某種感情靈感的迸發、愛的溫暖流露、孤獨寧靜的懷舊、漫無目的的遊樂、自由熱情的宣洩、灑脫自如的默契。但我好像不太能說它們的語言。走到橋底我有點悵然：被拋棄的我們分不清工作和玩樂，之後的每天要在夜城之中追尋失卻的鄉音嗎？

自由的余韻讓我想要喝酒，這是大人尋求自由的優雅（或粗暴）方法，但不總是見效。那

麼，我們到底還能做些什麼？我是指，在這座夜晚的城市裡，我們能夠做些什麼？而且，為什麼我以前好像沒有思考過這樣的問題？比如說，我想和朋友們在慘白的路燈下，前言不搭後語地大聲喊出些詩句，直到笑出眼淚。我總想說點什麼，或者只是單純發出點聲音，畫點什麼、寫點什麼、作點什麼。哦，創作是能給人自由，即使結果一文不值。

地鐵里我在揣摩，大家都在過著怎樣的生活？她們自由嗎，她們熱情地期待著什麼嗎？她們困惑嗎，讀懂世界的咒語嗎，睡前和自己對話嗎？她們麻木嗎，現實嗎，思考一切大人所正在思考的事情嗎？人們好脆弱，因為無論怎麼說還是會死掉，那麼我們應該怎樣活著呢？噢噢噢！

二〇二二年十月三日

拜託了，別走

我已經難以理解這世界了，但今晚我仍然會在困倦中睡去。世界湧現出的複雜性，血和淚水，恐懼和痛苦，將會像火星的地表一樣，穿越到遠古的地球進入我的夢里。脆弱的我總是在希求著綠色的平靜，以至於十九歲之後我便不再記得起我的夢。人是多麼渺小，並且脆弱，記憶模糊，視野狹窄。但總是有一股乖戾的氣息，提醒著我人存在本身的異樣。那是一種從胸口湧出來的混沌黑色集合體。其中最為人恐懼的是死，與生的世界之間僅僅互相滲透著非常模糊的，甚至無法稱之為邊界的什麼東西。我最近總是能想象著人如何在一瞬間死亡，時間的概念勢必像髒水一樣倏忽流進下水道。無知，混沌，人甚至無法在同一個時刻考慮兩件事。關於政治，我想我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但並不是因為什麼有力的理由，而是因為我幼稚：我無法理解國家和法律。在我的世界中只有夢，無限的夢，逃離和致幻劑，懷舊和架空世界，綠色、雲、綠色、天空。而且（也許）糟糕的是我像個孩子，叛逆的孩子，我仍然對什麼生著悶氣，很大的氣。我時常想象著未來，在那時我不是能夠過著逃離的生活？好像逃離了一切，一切我生氣的，我討厭的，都沒有了，最好和人們和善相處，保持距離。到那時，我能在令我順暢呼吸的浴缸里平靜地泡澡嗎，我希望我的身體能保持適當的清潔和乾燥。也許可以，但時代好像已經不一樣了，什麼東西在發生變化。小時候我覺得我一定是個悲觀

的人吧，因為我這麼內向。但從情緒障礙當中慢慢康復過來，我覺得我好像變得相當樂觀了。不過現在，我好像不太能感覺到樂觀和悲觀這兩個詞到底有什麼意思了。我已經非常疲勞了，時間可以慢點嗎，讓我想清楚世界是什麼樣，從人類剛剛誕生開始；讓我想想，我想要過什麼樣的生活，我想要成為什麼樣的人；讓我仔細考慮一下我喜歡些什麼，讓我為接下來的二十年列一個菜單，讓我為我的家做一個稱心如意的設計，讓我有時間學習音樂和寫作，也讓我聽多幾遍、看多幾遍我想要聽的音樂、想要閱讀的書籍。我想要在我真正的生活開始之前，寫一本屬於我的生活指南，它要面面俱到，因為並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如何保持廚房衛生、如何栽種陽台植物、如何挑選日用品。我想要把所有事情搞清楚，再開始，這樣的話，是不是太遲了呢？

（這種心境之下我又會去聽釘鞋了……想要盡可能逃避現實，沈迷於夢和孤獨的心情。濕潤的噪音讓人感覺好安全。感覺有時候看不見任何抓手，都不知道自己的立場是否能夠堅持。除此之外是無力感，到底有什麼用處呢。）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Chapter 6

よる
夜 一、
せ
je⁶

懷舊的未來

一如懷舊的未來，在未命名時空中存在著夏日傍晚的樂隊合練，擁抱中撫慰人心的氣味，躊躇在洗淨碗碟上的水滴，以及月亮上遙遠的蟬聲。

我審視著與那個時空之間的距離，等待思考漸漸被拖入膨脹的尺度。

便是這樣簡單但不便明說的困擾，當這樣的困擾持續越久，就越深諳它的難以訴說。即便如此，這片無法觸及的距離成了我自身的一部分，滲透在現實的空氣中被呼吸著，被依存著。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八日

小空間

偶爾會記起珍貴的事其實不過是自己為自己營造的小空間。塵封在夜晚閣樓里細密編織的碎碎念，還有那些沈浸在水底的遙遠聲音。記憶斷片，相冊，夢、觸感和氣味。在生活的縫隙中能夠記起他們，會溫暖地慶幸原來有這麼一個小空間。身邊的生活對於我來說太快了，這不是比喻。如果有足夠的休息時間，我會生活地更好。其實我很清楚這一點，我就在現實中夢遊，帶著40-60%的迷迷糊糊、毛毛躁躁。偶爾，我會在睡前或者發呆的時候掉進我本來的居所。在那裡我會發現時間慢到恰到好處，使我能夠清明地思考。我想我大概需要每天發呆兩個小時，才能短暫地從現實中醒過來。然而大部分時候，在被稱為學校的地方，我連呼吸文字的感覺都要消逝了，記不起要做些什麼，總之就是盯著屏幕好了。四周像量子世界的漲落一樣回蕩的是周而復始不絕如縷的話語。那構成了現實的溫度。我相信那是迷迷糊糊、毛毛躁躁的來源之一。如果我想要回到自己營造的小空間里，可能首先必須找到想說的話……但在夜裡，我對夜空目盲，在空調的轟鳴聲中弄丟了我的詞語。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碎碎念

決心將自己從情緒的囚籠中解救出來很重要。情緒的慣性很大很大，習慣了之後幾乎是本能的條件反射。「那樣的話一定會變消沈」、「即使那樣之後也不會高興起來」之類的想法多起來之後，就會感覺無緣由得焦慮。比如說每天看著自己的音樂收藏選歌聽的時候，也會沒來由地消沈，「聽了這張專輯也不會變高興吧」、「這個聽好多遍了，會厭煩的吧」之類的。

完全沒有在考慮事物本身，而是在根據慣性消極地預測自己的情緒反應。理所應當地，自己的世界會依照這樣的想法建構起來，就是所謂「言語的力量」。如果覺得自己做什麼事情都沒什麼興趣的話，在還沒有行動之前，世界就已經變得灰暗起來了。這樣說起來感覺很傻呢。不過實際上陷入習慣之後真的很難擺脫。

意識到這一點之後，好像腦袋里的一根柱子（還是一層天花板）被狠狠地敲掉了。「情緒居然真的是自由的」，這麼想著。接下來，用新的習慣取代舊的習慣就是最重要的事情了。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碎碎念：孤獨感

關於這個世界，只有孤獨感是真實的。不隨著時間、地點、心情、年齡、正在做的事情、身邊的人變化而變化的孤獨感。只有它才能稱得上是生活的本質。只有它才是能夠為我所知曉之物。孤獨感的特別，在於深入其中之後，所能湧現出的無盡的溫柔。孤獨感即是溫柔，溫柔即是孤獨感。在兩者互相纏繞和生長之間，我感受自我，進而感受生活的流動。生活的流動從來沒有源頭和去處，但卻一直在流淌。在哪裡流淌？我無法得知。這樣的不可知就是孤獨感生長的土壤。

二〇二二年五月十二日

黑暗的空隙

實際上記憶里充滿了黑色的「斷片」，那些想到就會下意識回避的片段。以至於心也相應地產生斷片，變得不完整起來。任何事情都在呼嘯的風中鬆動搖曳，原本的樣子模糊不清，只能在破碎的鏡子面前觸碰自己。

稍稍翻看了以往不敢看的相冊備份，感覺某處的堅冰被細碎地鑿開，一下一下地，充滿疑惑的語氣，流淌著依稀的體溫。17歲大概是我目前為止最快樂的時光了吧，這麼想著。問題在於有失公正地看待過往和自己，才驚訝地發現記憶里全是黑色的斷片。我到底是怎樣的呢？不把這些斷片補起來的話，是不可能平息狂風的吧。

焦慮原來像一個意識核一樣藏在胸口的位置，沒有眼睛的圓形怪獸，吸收著四周的養分，再從那裡散布出去。身體會稍微往里緊縮，大概是這樣的感覺。關鍵是要像清理冗余的註冊表一樣清理沒有用的情緒反應。（不知道為什麼對這個印象特別深刻）那是怪獸的食糧。找回自己的話大概就是這種感覺。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五日

沖涼房的水聲

讓花灑上的水徑直落下頭上，水流從頭上分到耳朵兩邊，本應細微的聲音卻近似轟鳴，像雷聲一樣舒服。水擊打在腦袋上的聲音也重重地湧動著，水聲形成的牆壁暫時將我包裹其中。微微調整腦袋位置的話，可以讓經過耳朵的水流稍微移開，但又不至於完全消失。這樣一來，四周低沉的轟鳴在後方拉開一個空位，水落到地上的碰擊聲清脆地響起，形成不可思議的空間感，好像水落在地上是在遙遠的洞穴開外。閉上眼睛，意識似乎移動到另一個世界，身體的實感只剩下水拍打身體的觸覺，不容易注意到的呼吸聲（通過骨傳導），以及百葉窗外吹來微微的風——來源於高中宿舍邊的上山坡道和小樹林，舊家的住宅樓夾層，和新家的抽風機。

這是我在高中無心偶然學得的與世界隔離的簡易方法，使用的次數不算很多，但應該有必要記下。漸漸意識到人際交往帶來的疲勞感，對於我來說是很大的。尤其是與觀念相異的人談話（通常是長輩），偶爾覺得難以為繼。壓力和疲勞造訪時，我希望縮回自己的殼里冬眠。但矛盾的是，常常本能地希望在他人身上海派遺孤獨，進而帶來更多疲勞感。將自己隔離開來，任由自己耽溺於灰暗的沈默當中之時，會突然意識到，其實無論如何都只是孑然一身。如此一來也沒有依賴旁人的必要，從自己心裡突然浮起一股熟悉的暖意，這便是孤獨的甜美之處。

在這樣的因紐特人冰屋裡，別人的言語中所謂對錯就像色障那樣模糊起來了，似乎變得不再重要。但隨著相對性的滲入，世界的顏色也會緩緩流失，這樣是不行的。但為什麼呢，面對著嘴裡時刻含著「評判標準」和糟糕溝通方式的人，自己還要時刻警誡著自己不要評判別人，要使用更好的溝通方式嗎。到最後仍然是疲憊不堪悄然地降臨。把房間的吸頂燈關掉，台燈暖色的檔位開到最小，深深地吸入一些清新的黑暗，不時讓毛絨玩具給自己幾個擁抱，這樣的療癒方法將會變成必不可少的生存技能。

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屬於所謂的高敏感人群呢，如果真的是的話恐怕可以帶來一些寬慰。不斷變動而充滿未知的新環境，讓我覺得自己不得不謙虛一些，聽取前輩和長輩的建議。但我也許不得不學習自己必需的生存方式。我的行動力的化身也許比較虛弱，雖然和他關係有在變好，但他也總是待在影子下休息。有時候我就是需要在沖涼房聽著水聲發呆。可能是吧，有時候。

二〇二一年八月十五日

解脫和禁錮的張力

這幾天重看《小森林》的冬篇，讀日本建築師安藤忠雄的書，重聽李如一關於日本文化的播客《滅茶苦茶》，在書店裡翻看 David Byrne 的《製造音樂》（作者本身是個樂手，很大篇幅講音樂的歷史，與音樂相關的因素「比如場地、技術、媒介、聆聽方式」如何發展，同時如何塑造音樂，感覺特別有趣），看宮崎駿的動畫《崖上的波妞》（主要是喜歡音樂方面，久石讓的配樂總是那麼好），都感受到了心底里久違的感動。伴隨而來的是徹底的解脫感，讓人重新憶起自身意義和價值的解脫。就像是在近郊無人的夜路上走著，可以大聲無拘無束地哼著不著邊際的小調。

但隨之而來的又是極大的困惑。解脫與禁錮是兩面，一如山峰的日光越強烈，山谷的陰影就越濃密。這些理應成為我的內核的、以往賴以生存的東西，為什麼現在平日會被我遺棄在記憶的邊角里？焦慮於瑣碎又奇怪的事情，麻木於基本索然無味的大學教育，迷惘於自身所處之地，以這樣作為基調的生活里，輕微的錯位感每分每秒輕叩著我的腦袋。就像暈車一樣，雖然沒到無法忍受的地步，但會持續很久。不過總算是，在灰暗而動蕩的海面上，能夠瞥見積雨雲之中幾簇久違的日光。

一方面我不得不以作戰的姿態從焦慮、麻木以及迷惘之中擺脫混沌而稠密的泡沫；一方面

我又必須告訴自己，熱情和決心對我來說不起任何作用，必須寄託於平靜與時間，用心側耳聆聽自己的聲音。我必須讓自己更加全身心地體驗「二次元」和「三次元」的割裂感，更加投身於解脫和禁錮之間的張力，感受困惑並接納困惑。即便寫下這些已經非常困難，但不能停止思考。

二〇二二年一月三日

無題 (一)

我想要解開所有的錨定，張開所有蜷縮的維度。在濃郁的黑夜看不見的裂縫中伸進手去，撫摸混沌和複雜性。我想要明晰的晦澀。你問什麼是明晰的晦澀？莫奈晚年眼疾逐漸惡化，卻可以感知一部分紫外光區，他晚年筆下的花園總是充滿詭譎的色彩。就是多義性，猶如山頂的晨光那樣清新的多義性。維度，隱喻，語境，多義性。世界失去了這些就沒辦法運作。但是在白天，所有事物都是靜態，時間是切面的，空間是經典的。一切都完美，就像水泥牆那樣蒼白而黯淡地完美。啊，這樣不行啊。

解開所有錨定，潛到水下去，趁著夜色正濃。

你說一件事情對，一件事情錯，那樣只有一個維度。就像塑料玩具上那種劣質的人造色彩一樣，被小朋友拋棄在正在拆除的街邊公園裡。其實，你無法錨定任何事物，但你總是錨定任何事物。你去聽柯川，就能理解什麼是明晰的晦澀。噢，我感覺語言太刻板，我只能說陳述句、疑問句、感嘆句、祈使句。我只能說一個東西是怎麼樣，不是怎麼樣，但誰知道呢？維度正蜷縮在黑暗當中！但人們等不及天黑，他們討厭黑暗。

啊，色彩。你問和弦上面怎麼會附著色彩？是，或不是，我沒辦法說。但是我閉著眼睛去聽，我聽到每個和弦上都附著色彩。你必須要解開所有錨定去聽柯川的音樂，就像你一定不

能把世界當成一個個完美的斷片。多用耳朵！聲音從祖先那裡開始就是隱喻的。我好敬佩來自非洲的節奏，鼓聲充斥著動量，身體的晃動蘊涵著原始的力。向黑夜致以原始的朝聖！

你習慣了用眼睛去看。因為照片上一個個符號顯而易見，真實、簡單而清晰。久而久之，你熱衷於真實、簡單和清晰，熱衷於符號。然而符號是斷片的斷片，將世界斷片地拆分之後，再將其斷片地指代目的性的事物。世界是整體，但語言不夠有力，所以我們要有隱喻。符號極端地收斂，不斷向內指代，最終只能瓦解。而隱喻無窮地發散，不斷向外延展，最終指向世界的整體。

但向內和向外仍然是相對的。我總是不由自主地想強調自己的獨特性，大概是因為我把它將愛錨定在一起。強調自己是一種向外的訴求，而這種訴求暗示著自我和別人的某種邊界。向外的訴求永遠也無法平衡，剩下來的是自我的空洞和消耗。這種張力猶如電焊在我腦中產生無盡的火花使我閉塞。所以我要尋求自我，我要消融任何邊界。我要混沌地理解自我和世界。我要呼吸明晰的晦澀。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六日

意義

當生活中沒有什麼比吉他轟鳴聲更真實，
我該如何生活？

我討厭紙糊和贗品一般的世界。

我討厭虛假和糊弄的青春。

我討厭裝作毫不知情和渾然不覺。

我討厭你告訴我該擺出什麼樣的神情。

我討厭囂張的大人過家家，

把鎖鏈當作寶貝奔走相告。

夏日傍晚眩目的橙色通通蒸發掉。

生活除了寂靜的空氣什麼也不讓我聽。

——呼吸、呼吸，枕著深邃的無色入睡吧，
沒有任何感情能在睡夢中讓你窒息。

脆弱和換洗衣服泡在浴缸里，
鏡子前霧氣里睡夢中的我映照她的影子。
兩層孱弱的皮膚如何相愛，
游泳池的地下有沒有永遠溫暖的擁抱。

在森林里脫光衣服，瘋了一樣狂奔。
沾滿了野花的紅色汁液、泥土的腥味，
苔蘚和枝蔓纏繞著遠古的雷聲。
跳進火山口，和大地融為一體。

愛！大海！水女神召喚我，
月亮讓我的身體淌出鮮血，
我的心跳將要驅使潮汐湧動。

撥開空氣，另一個世界線的防波堤，
布滿石礫的海灘上平鋪著啤酒罐。

巨大的物體在雲端顯現，
憤怒和陣痛喪失語言。

貓頭鷹瞪大眼睛注視著我的衝撞，

它轉眼飛向北邊的織女星，
什麼東西爆裂著噴湧而出。

二〇二二年三月一日

Chapter 7

はこ
箱 T
Y
soeng¹

夏天和夢

喜歡的：

- 半夜從房間窗戶聽到的馬路上的車鳴聲。
- 架空夏天里深遠的藍天、雲和熱烈的太陽。
- 映著窗外陽光，立在樓梯轉彎處的古木傢具。
- 藏在蟬鳴和草叢里的汽水和故事。
- 那些在夏夜偶爾造訪的讓人懷念的情思。
- 海浪擊打著方波堤上稚拙且淡淡的情慾。
- 灑滿了陰影的建築物檐下匿名的響聲。
- 心不在焉的夜晚的笛聲。

關鍵詞：

- 自我，情緒，生活。
- 關係，性別，夏天。
- 藝術，世界，數字。

母題：

- 懷舊，架空，收集，夏天，治癒。
- 尋找意義，認識自己，跨越界限。
- 覺察、感受、反思和改變。
- 孤獨、溫柔和平靜心緒。

- 潔淨的浴室，浴缸里的熱水澡。
- 乾燥的拖鞋和地毯，溫暖的燈光和床鋪。
- 剛鑽進被窩里的觸感。
- 斜照的夕陽，藍色層次的陰影，棉，乾燥和舒適的房間。
- 那些感性、安靜、單純的愉悅。

- 綠色植物，天空，日落。
- 香薰，柑橘，木質，白花油。
- 喫茶店。

靈感：

- 生活需要想象力。
- 現在的狀態，或者說大人的狀態，並不是理所應當的。
- 生活可以做的事情，幻想家的結構。
- 走在城市裡就是人生的比喻。那種茫然又安心的感覺，隱藏在現實底下的流動，生活的路線和意義。

音樂，攝影，設計，數字技術，編程。

When I write, I'm so reassured, for I feel those randomly scattered selves are gradually being collected, in my hand, glowing right in front of my eyes. I really appreciate the inner power flowing right out of my soul, which has been long neglected by myself, never stops silently leading me deep into my heart.

後記

這本書是我一直想做的東西，因為在我和自己的對話當中，我發現我們總是會回到以往所說的那些事當中。面對困惑與其重複悵惘，不如一點點挖掘過往時間和文字的潛能好了。這也是這本書的主題——懷舊和收集。不僅收集外面的影像和聲音，還收集自己的時間、浮想和碎碎念，只要她們能令我安心和愉快就好。懷舊也是一種收集整理的工作。時間不會線性流動，她是過去的回憶不斷地在當下展開。換成我的視角來看，就是我不斷地無意識折疊著過往的時間。這種回憶常常還是架空的，我在現實當中從來沒有經歷過的過去也成了我懷舊的對象，甚至未來。在過渡的省思時間裡，我通過懷舊想像未來逃逸線的樣子。

本書收錄了2019年夏天到2022年冬、天之間我的博客文章和頻道碎碎念(個人版還會有日記)。初衷如上所述，只是為了更好地把她們收集起來方便閱讀而已。但是不知不覺間，文字和排版似乎隱約向我展現著她們自身的形態，替我的另一個自己向我轉述一些重要的事情。以往的四年對我來說是一段模糊而晦澀的過渡時期。困惑很多，要說得到什麼東西的話，只能說是一些教訓：

我在記事簿的正中畫一條直線，左側記載所得，右側則寫所失——失卻的、毀掉的、早已拋棄的、付諸犧牲的、辜負的……但我沒有堅持寫到最後。……若說教訓，倒也許多多少少有一點。

——《且聽風吟》，村上春樹

至於具體內容的話，大致都寫在書裡了。歸根結底則是治癒的過程。可惜的是，我所生活的世界並沒有為了這一目的而建造的療養院（即使有也很奇怪吧）。唯有自我理解、學習理解世界，打開生命力和感受力的辦法。

過渡。如同轉機，我下了飛機，進入國境之間的候機室等待。但飛機一直延誤，周遭逐漸淡出，行李箱旁邊的我凝神注視著我與世界之間的深淵。在虛無當中渴望把握住什麼東西……孤獨和反省當中，生命力和靈感像夜幕當中的星那樣湧現出來。我昏昏沉沉地睡去。夢裡面總是夏天的晴空，我一直等待，回憶著不存在的夏日。懷舊真的是折疊的過程——現在的我懷念著三年前的夏天，而三年前的我懷念著六年前的夏天。三年後的我所懷念的現在這個夏天將是什麼樣子的呢？我的架空的夏天好像永遠不會結束，於是我一直等待、等待。

治癒無疑需要力量，還需要承受力，自我理解和對話常常是艱難的。這就好像一場持久的鍛鍊，但前進的方向很模糊。我所知道的是，我渴望的是感受力——清明、開闊、流動的空氣，異國情調、逃逸的事物、游移的靈感。當我感覺時間和空間變得局促，生活一定促使著我裝配更多的感受力。那麼逃逸的路線，應該怎麼走呢？也許等到夏天結束我們就知道了，

到時候，我們就搬家吧。現實當中無論過去幾年還是未來，搬家恐怕是常態。溫習多次的話，我能漸漸弄清楚家在哪裡嗎？這一切冗雜徘徊著的情緒，是自己轉述給我的，於是我把她們放在這本書的標題裡面。

做書還有一些簡單的原因，我終於有時間在排版上做一些有趣的實驗，並且嘗試將數字內容移到傳統媒介上享受。在紙上看和屏幕上看看有什麼不同呢？把本來不定形的文字編輯成一本整體的書會有什麼改變呢？這些想法在自己的文字上實驗應該會有更好玩的結果吧。近段時間對漢字和直書產生興趣，做正體字和直書排版可以讓我學習、習慣她們。在排版過程中，確實能更加深入地學習到各種有趣的微妙細節。

最後，感謝我的朋友們對本書排版的建議和幫助。感謝S.B.為這本書作序，她讓這本書變得完整了。

二〇二三年於暑假末

